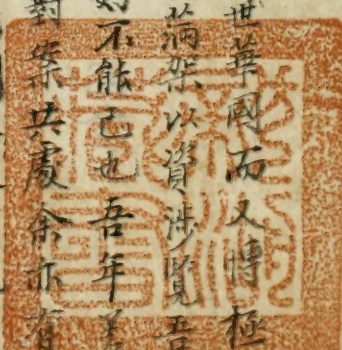
鷄山談叢 乾

共二

吾太愚從氏自弱冠時經術文章足以需世華國而又博極
於羣書雖稗書雜錄必搜借裒聚盈箱溢架以資涉覽吾
先君子每戒有書肆撲而固為癖好不能已也吾年差
少吾從氏十年而廿歲以前則恒多對案共處余亦有
着書之癖因吾從氏所儲之書而恣其繙閱又隨着輒有
抄錄授諸箧笥者殆過三十餘年矣近為病裏破寂略撿
舊藏則見此抄錄之紙半𦵏烟煤難辨字畫而虫鼠所損
又多更過幾年則當致全棄念以心手所到之功殊為
可惜乃謀於諸客之遊於余所者隨手移寫凡為六編
此非余之能實吾從氏博聚羣書之力也俯仰中間亦不
能無撫念愴嘆也客之倩手者諗於余曰古人謂不讀非

聖之書又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令此諸錄可採其善者十無四五而舉多靈怪詭誕之蹟移謄縱因前功之可惜而恐犯雜書之勿觀余曰誠有是也然亦有一段可解之辭朱子嘗答滕德粹書云示讀莊周書泛觀無害但不必深留意若論泛觀則世間文字皆須看過又不特莊子也夫莊子異端也而亦許其泛觀無害似此談叢亦可備數於世間文字不必特用擯斥之也但以不必深留意為看此書之五字符可也因略叙始末兼次客語於卷端云爾時崇禎後四丙午季夏晄拙下士書于酉陽之桐陰小軒

鷄山談藪卷之一

○洪武二十五年壬申七月 太祖即位于松京是時麗運屬訖內訌外侵王則符應木子（有僧得獻異書於智異山巖石下有木子乘猪下復正三韓之語云爾）夢受金尺（夢神人自天執金尺而授之曰慶侍中復興清矣而已老崔都統瑩直而少戇持此正國非公而誰）掾負花落鏡墜（夢入破屋負三椽而出問于窟僧亡曰身負三椽王字也又問花落鏡墜之夢僧曰花落終有實鏡破豈無聲王感此言建寺于窟號釋王其僧乃無學云）皆非尋常兆眹也

○慶興府南有赤池中有圓峯高三十五步圍九十步四面沮洳穆祖陵在峯上其葬也中國人來相之曰後必有子孫興王者 太宗十年因野人之亂遷陵于咸興 桓祖之喪王求得福地有緇髡在山上下曰下者不過將相上者世生王侯樵童聞之走告王立追與俱歸再拜流涕而請之二僧遂指示之曰君請擇於二者王遂卜上穴蓋長者懶翁少者無學也

○初翼祖居于全州以山城別監之役因妓搆釁徙三全之民從之者百餘戶

尋浮海至宜州（今德源郡）湧珠里又移居斡東之地沒于元為元南京五千户翼祖襲千户諸千户忌而謀害翼祖與夫人共騎一白馬而至赤島水廣六百步深不可度忽水退而渡從者畢涉水復大至賊至不得渡而去

○高麗之亡放諸王氏於海島謀臣皆曰不除必有後患使善水者穿其舟潛入海底水沒半舟有僧與王氏有素善者在岸上招手呼之王氏即口占一聯曰一聲柔櫓滄波外縱有山僧奈爾何山僧痛哭而返

○太祖夢麗祖衣七章之服愴憤而言曰予統合三韓功在生民爾若滅我子孫則未久反受其報 太祖驚悟乃敕璿源所載一紙姓名

○太祖二年定八道界號中曰京畿西南曰忠清其西抵海故馬韓地高句麗百濟所分據東南曰慶尚其東南抵大海本辰韓之地南曰全羅其南抵大海後為百濟所有西曰黃海其西抵大海古朝鮮馬韓舊地為高句麗所有後入

新羅東曰江原其東抵海本穢貊之地爲高句麗所有西北曰平安西抵鴨綠北抵靺鞨本朝鮮故地爲高句麗所有後入于新羅東北曰咸鏡東抵豆滿江北抵靺鞨本高句麗之地

○太祖幸公州鷄龍山權近赴行在命撰定陵碑文賜銀盤一面于陪從諸臣射賭皆不中權近平生一不操弓是日一箭中之得銀盤人皆曰射而觀德此之謂也

○松京山谷環抱有包藏之形故世多權臣跋扈者漢都西北高而東南下故長子爲輕支子爲重大宦相承名公巨卿率多支孫矣(慵齋叢話)

○俗謂覓兒岳有出去之狀故以毋岳名而南曰伐兒欲其遮絶而不得去矣西曰餠盖餠餌而留之也

○盤松亭在慕華舘北世傳有松樹可蔭數十步麗祖嘗避雨於此國初猶在

○太祖卜壽陵於楊州迺上與三南方伯物色求無學方伯至谷山高達山掛節松枝芒鞋抵草菴一僧着犢鼻揮鋤菜田方伯問何所見而築室于此僧曰三峯當前是謂三節當有三道方伯掛節于洞樹三方伯躍進執手與歸

○璇源殿在永興府奉安 太祖晬容一日初昏有呼人聲自殿中出守卒驚起邊前則火起竈外因得撲滅畏張騎斗過殿輒昏倒移時蛇蝎之類向殿內則無不自斃

○成獨谷石璘字子修性至孝年六十母病乃焚香祈禱俄而母曰是何聲也天賜我几枝曰有子至誠如此可扶而起病尋愈人皆嘆其誠感嘗爲禦使律當刑忽假寐有人告曰公着萬歷無憂也自解曰以萬歷頭不祥眞甚竟貸死後爲首相曰吾夢萬歷者乃萬歷耳

○太祖之居咸興也問安使至輒用法無得還者判丞樞朴淳挺身請行自持

子母馬入咸興望行在即繫其子于樹騎其母以進子母踼顧相呼徘徊不前旣上謁太祖怪而問之慽然不怡留與局戲適有鼠拖其子墜自屋角至死不相公推局伏泣開譬益切上乃許回蹕公得命即辭行在諸臣力請殺之上度其已渡龍興江授使者劍曰若渡江勿追也公中路病滯僅至江登舟遂斷其腰時有詩曰半在江中半在船太祖大慟曰子終不負良友遂決意南還太宗聞其死錄功贈官命畫其半身以宲焉妻任氏聞訃自刎死

○吉野隱再字再之高麗注書及太祖即位後棄官歸金烏山下定宗二年召至京授奉常博士再遂上書曰臣無二君女無二夫放歸田里以遂臣不事二君之志上嘉其節優禮以遣隣里有寡婦守節曰吉注書嘗言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吾故不敢貳其夫也

○太宗五年江陵大關嶺山竹結實狀如穗實似真麥粘如薏苡味如唐黍人

摘取為酒食咸吉道和州有土色似黃蠟作粥餅味如木麥

○金龍巖澍字　以高麗禮儀判書如皇朝賀節還到鴨綠江聞我朝開國寄書其夫人柳氏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吾渡江無所容其身我知夫人有娠若生男名曰陽燧生女名曰命德乃送其朝衣服及靴但以此為信夫人下世後以此合葬為我夫婦之墓且以到江上還向中朝為我忌日矣後勿用誌文墓碣遂入中原居于荊楚乃以十二月二十二日為諱日即江上發書日也夫人解娩得男名之曰陽普蓋取燧為普也陽普文科宣慰使玄孫應箕左議政萬曆丁酉冊封日本之行有豪士許惟誠者自稱先生之裔因言先生家荊楚生三女許即女婿之一二女之後多登仕籍者云

○俗傳太祖既卜健元陵回過一峴曰吾自此忘憂遂名忘憂峴陵在楊州

○太祖命李之蘭招安女真之蘭本姓佟名豆蘭賜姓李女真人麗時自義州至陽德等長城以防野人至是使之蘭招安於是被髮之俗盡襲衣冠與國人相婚嫁服役納賦同於編戶女真之先出自勿吉肅愼氏之地至有改號靺鞨是為渤海國附于高麗開元中置黑水部其後部民之在南者繫籍于遼号熟女真在北者不繫籍于遼号生女真在極邊者曰黄頭女真後避遼興宗更名曰女真也

○太祖五年命平壤伯趙浚等都城正月徵西北安州以南民丁十一萬九千赴役二月臨放軍八月徵三南民丁七萬九月畢役城周九千九百七十五步高四十尺二寸

○駙馬權跬子聰擢拜同知敦寧府事跬之子聰年十餘歲拜敦寧直長一日往衙採雀鷇都正猝至不及迎都正大怒立廷而責聰入訴上笑曰為汝官卑

故也立拜同知今返衙未罷視事都正大驚出迎上愛之常置膝上侍臣有長
鬚者聰拔刀剔棄之群臣請其罪上曰朝廷之禮不可不嚴聰罪當誅然顧從
諸公貸其生命幽于崇禮門外歲餘上稱疾篤群臣皆泣上太息曰予有孫聰
病中思念畏朝廷不敢見因泣下群臣頓首請赦

○左議政朴訔字仰之号釣隱少受知於太宗位極人臣家又甚貧一日太宗
枉訪立門前稍久始出迎拜上怪問之對曰臣適炊粟爲飯既入口數嚥而不
下以此遲上嗟歎乃賜青門外鼓岩田若干至今子孫傳之

○尹淮字清卿文章冠一世然性喜酒一日在家沈醉大臥世宗遣中使急召
扶起上馬宿醉未醒及至上前從容代草王言揮翰如飛皆合睿旨上曰真天
才也時人語曰文星酒星聚精生此賢世宗命飲酒無過三爵自後凡宴會必飲大
椀名雖三爵實倍於人上聞而笑曰予之戒所以勸飲也

○孝寧大君嘗作佛事請讓寧讓寧率畋人射士牽黃犬載鷹具陰使射獵往與佛事孝寧方拜佛叩頭俄而庖人進炙御人進酒孝寧正色請曰大兄今日姑止酒讓寧笑曰吾平生天援德甚厚生爲王兄死爲佛兄不亦可乎自少能文章而佯若不知書者晩歲題僧軸曰山霞朝作飯蘿月夜爲燈獨宿孤庵下猶存塔一層其倡狂放跡宗同叅術

○左議政孟思誠崔瑩孫壻父希道以孝旌閭見麗季政亂棄官歸溫陽五峯山下號東浦思誠又誠孝丁母憂廬墓三年豕觸全栢而公痛哭翌日豕爲虎所殺人謂誠孝所感相世宗謚文貞清潔簡古在相位持大體飲食常以祿米一日夫人以新米飯進曰祿米陳不可食故借諸隣思誠惡之曰受祿當食祿何事於借吾以享官爺昭格殿多有隷傳呼七星入矣下庭祇迎第七獨谷哉相及獲罪將就市賴獨谷求免平生事獨谷甚謹沒後雖雨雪過祠必下騎

律吾純一箇日矣三四聲関門不接賓客有稟事者令人開門引接夏則坐松陰冬則坐蒲苗去関門人到洞口聞笛則知其必在也吾觀温陽不入官舍時或騎牛陽城振威倅聞其來候于長候院見騎牛人呵辟之乃曰欲以温陽孟古佛言兩倅聞之驚惶走出墜剖崖下深淵後人名曰剖沉淵家甚狹小兵曹判書以稟事來到值兩處處漏下冠衣盡濕判書還家嘆曰相公之家如是我何以外廊哉撤方構之廊

○尹淮少時暮投逆旅主人見持真珠出落於庭有鵝吞之俄主人索珠疑之公不與卞只云彼鵝亦繫吾傍明朝珠自鵝出主人慚謝曰昨何不言公乃曰昨日言則主必剖鵝覓珠故忍辱以待耳

○世宗二十四年定儒生講經法自講經之廢多舉業者專事騈儷不讀經書時世子親臨講問一生講書盡傷之盡曰盡一生講詩殿屎之屎曰尾一生講

禮檀弓爲檀木之弓一生講春秋鄭突爲突然一時傳笑講試之法如此

○奇眩菴虔爲宰延安南大池多産鮒前守喜食鮒羹及民以鮒爲塚嘲之虔乃曰鳥可以口腹傷廉遂不食爲見民採鰒之苦平生不啗鰒婦人出入古無盖頭剏新製羅兀以進至今用之及爲濟州牧濟俗不葬親亡死輙委之壑虔未到州先發教使州民備棺槨教以斂葬濟人葬其親自虔始一日夢見三百餘人拜於庭叩謝曰賴公之恵得免暴骸無以報恩公應於今年生賢孫是歲子軸生子櫝亡生五子第四曰遵官應教号服齋第三曰進生子太升世稱高峰先生

○尹虔自會山朝杜門不仕光廟龍潛三訪私第虔托以青盲光廟擬刺針以試虔瞪視不目逃竟不起而方免於稽錄清白謚貞武

○孝寧大君補字善叔太宗第二子好讀書善射英廟生有聖德讓寧一日

夜就大君寢所密語曰吾欲自廢君當何爲大君合掌曰此外無計讓與領之
而去翌曉大君向壁而坐太宗聞之驚臨問之對曰夜夢如來教臣曰汝是吾
弟子是以寒心矣太宗駭嘆而啟有子七人良辰稱觴蒼顔白髮婆娑膝下
題文殊臺詩曰仙人王子晉於此何年遊臺空鶴已去尼月今千秋又曰有客脚猶
健身登雲外樓琴寒鶴不返尼月空千秋
○聖節使朴以昌還到新安館夜半拔佩刀自刎書狀官李瑚郞往見之以昌
曰老臣本無汚名庚將盡忠當初資糧只欲將定數通使輩咸曰今適霾霖八
八站若遇水患勢將餓死請加爲四十斗以往既犯邦憲將何面目復命遂死
上聞之曰萬里辛苦之人初不欲拿來而從衆請追悔不及其致奠賜棺槨
米豆自後赴京使行優給資糧
○領議政黃喜字懼夫號厖村松嶽有飛瀑如虹號龍岩瀑喜懷孕之月

流忽斷及生瀑即還二十七登第知中事朴錫命薦以自代卒為名相去請朴
公知人讀南原閉戶七年手執韻書一帙後年雖耄於字書音義偏旁點畫
百不一失及相舍人每朝問安六府稟事必坐椅見之一日吏判稟事後俯伏
請曰小人某日迎婿如得屈枉不勝感幸喜嘿然旣退臺官論其越邀首相之
罪竟坐重科

○金宗瑞初六鎭入為兵判氣岸凌傲適公會乘醉斜坐黃相喜命小吏曰兵
判之坐不正取物補其床足金不覺驚惶退謂人曰吾在六鎭夜坐賊矢着案
色不動不圖今日汗出沾背嘗於公會自工曹畧備酒果以進黃怒曰國家設
禮賓寺於政府傍者為三公也若虛飢則當自禮賓備供何以私辦立宗瑞
于前峻責之孟相聞曰金是一代名卿公何詬摘甚耶黃曰彼性亢氣銳他日居
吾等之位不自愼重則僨事必矣此玉成宗瑞也

○領議政黃喜一日將朝冠服坐椅上夫人親具少饌詣前望見不覺失措公笑曰今日始知宰相耶嘗道遇老翁衣巾襤褸或杖而守黃〻駐車曰方赴公尋當還君到吾家討飯始留翁之黃家指子弟作飯食俄黃還携翁入室偃臥南汝不知吾相語爲何事將去曰延患懸磬君可周吾黃畧以穀種儲橐令丘吏擔隨之翁涉露梁至冠岳山下給丘吏左卽負之而退

○黃相少時見田夫以黃黑牛耕問何者勝田夫不荅追至山田路轉處密語曰黃牛勝問何不卽言曰彼雖畜物五臟具能聽人語不忍長短於牛之所聞也喜平生服膺斯言不妄語人是非

○魯山遇害之夕村氓以事入官路遇魯山乘白馬騰蹋上東谷去氓伏謁道傍問官家將向何處魯山顧謂曰吾將遊太白矣氓拜送入官則魯山已遇害矣自魯山終後寧越守多暴死嘉靖辛丑朴元忠爲郡守精具奠物爲文祭之曰

王室之胄幼冲之辟適丁否運遜于遐邑一片青山萬古寃魂朴絶而匙自後

無是患云爾

○宋史未到本国集賢諸先生論宋朝人物皆曰王安石當在姦臣傳柳誠源

曰安石作新法乱天下誠小人然文章節義多有可稱原其心未嘗不在憂国

愛民其誤天下正坐迂濶執拗耳不可列於秦檜蔡京之傳也合在列傳末幾

宋史来果在列傳誠源喜曰昔綱目之未到我國也李益斋讀資治通鑑武

后紀喟然歎作詩云那將周餘分續我唐日月後得綱目朱子果黜周而尊

唐益斋頗自負誠源雖不敢竊比益老當受諸君降幡

○徐四佳嘗在集賢同僚柳誠源請作海州李牧使輓柳曰李則漢文梅學士之後

李承召在座曰雙梅之後何無聲香德耶柳曰人居孤竹之鄉寧有

清節乎

○梅月堂金時習字悅卿生八月語遲而神甞臨文口不能讀意則皆曉人號神童世宗召致政院試之曰童子之學白鶴舞青空之末應聲曰聖主之德黄龍飜碧海之中賦三角山詩曰東聳三峯貫太清登臨可摘斗牛星非徒岳峀興雲霧能使王都萬歲寧即賜帛五十疋使自運遂各綴其端曳之而出於是聲振一國稱曰五歲而不名

○權節字端操號栗亭公之始生兩手之八指皆駢父母就四指中各劃開稍長膂力絶倫柔兩手磨石作毬亂擲於列甕間高皆過十丈乍騰乍下甕不破每食海松胡桃皆用兩掌磨碎嘗遊山寺取僧冠一手柔柱一手納冠礎間僧悲泣乃一手援冠而與之有親族使美女問候大夫人栁柔柱納其裳裔女甚悶其妹力相等柔柱而援其裳

○世祖二年遣敬差官往陝川海印寺命印大藏經二部始三月畢印五十件

分藏名山巨刹凡入紙三十八萬八千九百餘貼一件入七千七十八貼

○南怡太宗外孫小時過街見一奚袱果一笥〻上坐着粉面小兒怡怪而隨往入一宰相家俄有哭聲問之小娘子暴死怡請見入其戶粉面據娘胷坐見怡走避娘輒起坐怡出娘復死更入還生問之娘先取食笥中紅柿氣窒而倒怡具言俄所見以治邪藥救得生即權擥第四女以此卜吉定婿卜者曰是人必罪死然女命極短且無子當享其福不見其禍遂許爲婿十七魁武科二十六死女已先死數年矣嘗爲北兵使有詩曰白頭山石磨刀盡豆滿江水飮馬無男兒二十未平國後世誰稱大丈夫

○右議政許琮號尚友堂兒時讀書山寺夜有盜盡取諸兒衣鞋而去琮取筆書壁曰旣奪我之衣兮宜吾鞋之莫偷旣奪衣又取鞋竊爲盜先生不取也聞者已知其非凡器也後中文科因日食論上好佛喜畋之失世祖命拝取匱

劍橫膝命力士曰候吾劍盡拔匣即斬之徐〻拔之劍光閃〻末無露侍者皆股栗而琮確然不動隨問而對上曰真丈夫也命進酒徐就樽所進退雍容覩

○李黿字浪翁號再思堂官禮郎父公擇娶朴彭年女婚夕夢八老翁來拜曰某等將就死若活湯鑊之命有以厚報驚覺問之饔人將以八鱉調羹即令放于江一鱉逸去小奚持鍤捕之誤斷其頸其夜又夢七翁來謝後公擇生八子名以龜鼇黿鼈鱷鼉鯤魚志其祥也皆有才名比之荀氏八龍黿死於甲子其驗尤著

○曹偉字大虛號梅溪戶參金宗直妻弟按湖西成廟賓天晝夜號慟書十絕以寓哀慕其曰淚盡眼枯腸欲裂青山無語日西頹其眞遑之慟可想承成宗命纂宗直文集首錄弔義帝文戊午朝京主命渡江即斬到遼東聞之一行

蒼黃庚第仲能邅卜鄭源潔問吉凶無他言只書千層浪裡翻出身也復巖下
宿三宵到鴨綠望越邊有官人待候狀一行失色以爲禁郎過江始聞李相克
均營救兵拿推耳乃悟卜詩首句意遂拿手杖流順天有溪名玉州縣石爲臺名
曰臨清與庚暄同流作記著而病卒返葬金山至是追錄前事剖棺戮屍直巖
下三日始知宿三宵之詩皆驗也

○成俔字磬叔號慵齋虛白堂洪文匡昔於正月望後乘夕訪成世昌就東園
別堂閑户穩話夜半有琴聲出於庭除穴窓潛視有老翁掃雪坐梅下露白髮
横短琴音響殊絶成相曰吾大人也俄知有客輒輟之以入後洪每謂人曰方
其月色如晝梅花盛開白髮飄然清徽間發縹緲若真仙下降不覺爽氣爲
身慵齋可謂仙風道骨

○尹弼商少時問命於名卜平生年位俱隆但死於三林之下至是竄珍島

一夕隣人債傍居耘手曰明日早會上林衙商偶問何謂上林對曰此去五里
地名有上林中林下林衙商始憶三林之下仰屋撫然未幾便至見殺暴尸
野外過旬不收烏鳶不食狗彘不顧云
○燕山朝移文廟位版于僧舍以成均館為宴樂之所鄭鵬一日謂人曰吾
夢文廟位版移於僧舍未幾變作或曰抑自穫料而托於夢云
○燕山命拿張順孫順孫少時頗類豬僚輩以豬頭嘲之一日府享進膳所幸星
州妓見而笑問之曰星州居張順孫貌似豬頭故哂之主大怒曰順孫必有愛
夫速斬豬頭來順孫就拿至咸昌公檢池下岐路有猫越路請于都事曰吾前日
赴舉見猫越路必中今偶見猫于岐路請由此捷路行遂與宣傳官之奉命斬
豬頭者相違至鳥嶺聞已反正遂免死
○中宗三年柳子光有罪削勳反正時以子光歷事多謀遣人召之差共首鼠

遲留則擊殺之子先聞即戎服跨馬而出且賫油芚隨之人莫曉其意及到陳上尼調遣壯士之際倉卒無可為符信者即裁割依符人服其智

○朴松堂英字子實居善山幼習弓馬志操異凡父壽宗異之名而字之少卓犖不羈駿馬美衣過一洞口有美女袖招下馬隨往僻處女忽潸然附耳曰觀公風采非常人而由我枉死賊使我為餌誘殺人分其衣馬英即拔劍剖壁四隅而坐夜半自樓上呼女下盂大索英即匿身蹴壁負女而出超越數墻絶裾而走晩來常置絶裾於座側示戒子孫

○李長坤號琴軒學於寒暄狀貌魁偉才兼文武燕山朝以校理謫巨濟逃至咸陽托迹水尺家同類常笑其不事〻有一人奇其狀貌不尋常妻以女積以懶慵常數月一至家一日天向曙隱家後竹林夫人以過期不至召巫卜之巫言影在庭中公聞之自後不敢再至家住一年人言有新王即位大赦開獄門

歡聲屬路公聞而色變借衣冠往府中的知反正事以小紙送監司下人小頃

官人四散尋問李校理公以布褐破笠躡屐門外而自應監司以下顛倒出迎握

手相泣各贈衣冠容儀一新朝廷特授校理所在護送芳名動一國

○朴英嘗以宣傳官南歸宿一院中錦布商來言曰聞賊夜將劫掠幸活我曰

諾持滿坐門樓賊來圍院英使傳呼曰我乃善山朴內禁也以鳴鏑射入最立

中賊驚散年二十四直禁中〻夜不寐歎欷流淚曰馳馬試釼一勇夫事耳人

而不學何以為君子遂決意棄歸卜築洛江之濱扁曰松堂受大學於新堂

沈潛講究遂通大義訓教後學以自得為先其所著述皆透悟之語一日松

堂訪于山寺舉手指前山曰彼山外如何松堂曰外面只是前面彼此一耳

新堂曰今乃知子讀書之功也

○柳雲字從龍軼蕩不拘十七司馬二十登第晉為忠清都事宿公州

意必選進妙妓不卧以侯州官意御史禮別不敢進妓終宵悁々詰朝將發題
詩寢屏曰公山太守惆感孩御史風情識未曾空館無人消永夜南來行色淡
於僧聞者大笑
○戊兵閒書堂感集靜菴與柳雲同宿夜半柳和宿醉裸起踐蹈靜菴而
出立檻頭而溺還亦如之靜菴曰從容々此何狀歟柳曰此好矣不放是小學
之道也靜菴無如之何然愛風骨只効束斂而已
○安瓚醫員也精於医尤精於理隨症施藥參之以理雖古方所無日病起
意治無不效有男子者曉出兩眼忽交接作盲瓚解曰眼屬肝肺腎受病
故也教服治肝之劑見效一女人陰門忽痛黃黑毛雜抽如水涌出瓚曰毛者
血之餘血受痛故然耳教之治血之方服之如常矣
○安塘好食鱉番前有山鱉如錢葉無斤庭畔散行無數不能盡拾捉食

中椵之江緩周歲父子具被害禍生非由鼈而是亦鼈妖也
○高麗新破之後松都有一空第咸以多鬼魅稱人不安其居有商人薄
貰而買居之有日月每春杼之時有群鈴鉉隱隱出墻壁間遂毀其壁
而視之其壁重築之中有金銀寶器充棟牢不知其幾百器也有文
字曰中官某々年日藏蓋高麗之亡也宦官奔竄宦者有捌寵多寶
玩臨亂藏之重壁被兵不復旋其第因空焉入其第者聞金鐵群爲
鬼魅使然怖悸不安其居故也商人得此起家爲富甲松都商人咸
稱忠臣烈克良
○虎岩在衿川縣之鎮山黔芝絕頂狀如虎踞傳道漢陽定鼎時埋置石獅
子於岩北埋石犬四頭于岩南欲使虎出畏獅南隣犬也今縣北十里有獅
子菴縣南七里有吠犬隅

○完平府院君李元翼退老于梧里也 仁廟遣承旨存問復命上問其居處
對曰茅屋蕭然不蔽風雨 上曰四十為相只有數間茅屋若令百僚則之
何憂乎民困令本道造給正堂具賜素褥衾以表儉德 上曰為御營一室蓋
欲使臣民視感之地完平不得已入處丙子亂堂毁子孫重建而奉安遺像扁
以觀感亭

○落星垈在衿川縣東奉天里高麗太師姜邯贊胎址始生時宋使適至夜入
始興郡見大星隕于人家使人往視其家適生男及為國相時上國使來見不
覺下拜曰不見文曲久矣今在此矣世稱落星垈〻下刻落星垈三字

○太師姜邯贊高麗顯宗時人為漢城判官時漢陽多虎太師手寫一帖付吏
曰北門外山谷間有二僧汝其往給果有二僧隨吏而來太師曰汝可速領徒
侶遠去漢城留守笑曰判官謂僧為虎耶太師指僧汝可暫露僧脫衣變

成両肩大吼太師曰可速去遂躍出自此絶肩患嘗以侍中陪王禱雨於松嶽
登朴淵金淵龍盪撓金石王驚倒太師作帖投水龍乃伸身太師數罪鞭之至
令號其金曰侍中臺
○掌令徐甄麗末見危不去國亡居衿川坐必北向終身不對漢陽城郭作詩
一絶曰千載神都隔漢陽忠良濟濟佐明王統三爲一功安在却恨前朝業
長全諫欲罪之 太宗大王曰此夷齊之倫何可罪之
○議政盧閈亭有隣交河人年十餘遭父喪奉母王氏來寓衿川高寺里親占
全兆及家基開土時地中石函有一絶曰此地千年後丘壠變作川若逢盧御
史移葬碧山顚其近處無碧山故移葬石函于玄石
○宋侃礪山人以都鎮撫使寘 端宗命巡撫湖南聞 端宗遜位于寧越
直向寧越奔喪放聲大哭守枝歎收之有一老吏同居富守其所守

而已奈之何歐居人守守者遂止故礪山社門白請 端宗實天順丟三年入
窮山搞哭隱於興陽馬輪村山亭之下構小亭曰西齋撰力兩第德信終焉
○蘇瀹高麗判局判書乙卿之後登武科官至節度使嘗為濟州牧使時漢拏
山下有大湫湫中有一物似魚非魚能作盲風怪雨為民灾害為牧者欲除去
而不能下手矣瀹到任之後多發軍丁到于湫邊施大網引之白日雷雨大作
雨俄而雲收雨霽出半身形貌獰惡不能正視人皆驚怖莫不仆地而瀹抽鉄
箭連射殺之曳而出之其長十餘長蠹肉為脯去皮作鼓則聲音深雄傳之
子孫失於丙子兵燹云
○陽川暎碧亭兵使金末孫所占也麗史所載羅州錦城堂神來接于斗尾西
崖以灵異稱樹木成林虎豹集居往來商賈必致敬祈禱不爾有殃金末孫痛
之射其石佛而還令老僧願移去新坪乃開基搆亭是為暎碧亭

○漣川介山峽故多虎患縣監金璘為逐虎文以祈于城隍祠虎乃屏跡金公自記曰余以乙卯六月赴任甫一月民人之死於虎者五遂操文躬禱于城隍神而已虎患頓絶初五峯寺僧以虎晝則負隅夜必攀檻而吼請得銃丸而去居數日來獻曰今則虎遠跡云

○漣川翁宮洞俗傳元順帝奇皇后願歸葬故国故葬此云今無碑誌可徵而然邑中有葛氏馬氏黔氏三大塚元宮人從奇后來葬云

○李陽昭與我 太宗司馬同年居泮相善入我 朝隱遯不出 太宗幸漣川行宮召之陽昭上謁 太宗甚喜賜酒唱詩曰秋雨半晴人半醉陽昭對曰暮雲初散月初生 太宗下床握手曰子真吾故人也盖月初生 太宗微時所幸妓也除谷山郡守陽昭到任三日屢召不起命賜宅亦不處及卒自署其柩曰高麗進士李陽昭 太宗賜山以葬至今名其谷曰谷山全洞

○漣川熊川渡上石崖有天作書似草似篆依稀可摹者二十餘字許穆序

曰熊淵石崖有天作異書恠〻奇〻或竪或横或合或散夔動可駭石青字

黑苔蘚不沒崇禎末有一邑宰試劉剥之剥得數字剥深二字石文不

改異矣

○紺嶽山南巖鑄置小石龕立尺碑前刻神人像偉容美鬚髯衣履皆具而

披其髮背鏤三十五字曰玄門獨立老聖君守中抱一大道尊作帝王山萬

古存木牛闔基建尊身成化戊子月在申玩此詩義似指老子然不知何

意也

○高麗顯宗元年契丹破西京王率智蔡文等南行至積城丹東驛武卒堅

英與驛人張弓將抱行宮蔡文馳射之賊徒奔潰後自西南山突出遮道蔡

文又射却之晡時王至昌化縣二年契丹退去王自南還次清州監察御史安

鴻運上言契丹至長湍風雨暴作紺嶽山洞若有旌旗士馬契丹兵懼不敢前

昔將叅伐晋望見八公草木疑為晋兵畏而退去神明所贊古今何殊請令有

司修報祠從之忠烈王十三年將如元詔乃顯紺嶽山神苐二子為都萬戶盖

冀陰功也

○高麗黃彬然末第時讀書于紺嶽山鳳岩寺東閣金莘尹醉發狂言忤權貴

徒步出城托鳳岩自云老病寄宿彬然憫其老且困許之終日在座無言偶取

火箸畫灰成字詰卽莘尹子蘊奇已登苐未省尋拜床下彬然伏地謝莘尹

笑曰措大安知范睢之已相秦也相與登北峰坐松下石共歎無欢賦松風聯

句彬然頗受業留數月讀前漢書乃還

○肅宗壬辰舊元里嘉善金尚信年一百七 上命除同知中樞仍召見便殿

使小宦扶掖賜綾帽衣資食物賜御製詩曰百歲猶稀七更添須人

上殿亦何煩欲待時和歲豐寘域中群老共見耶後二年沒年一百九
○端川磨雲谷驛南山頂平坦廣闊故名曰德山閑所謂德音由此德上有一峯
如金上樓殿金傍四面如城郭斬絶不容人跡一面有懸徑僅通往來懸崖
顚落處鉄釘露出二尺許其大如杵人猶仰見上下無着足之隙不得到其所
俗傳此山有異氣自中國遣道士以鉄釘壓勝云盖洪武七年 太祖皇帝遣
朝天宮道士徐師昊賫祝幣祭高麗占城等國名山大川托此爲名以術截
斷山川炅秀之氣令此鉄釘豈其時所壓耶
○端川府北一百四十里傍有蘇德洞採銀於此洞按本府貢銀未知創於何
時而故老傳自國初採納云歲貢初無定數隨其所採多少而已壬辰平倭之
後天朝詔勑旁午責應蕩竭萬曆壬辰別遣御史閔有慶調民南北十餘
邑鑄得一千兩封進後仍以千兩定式而調發憐邑役軍有弊盡除本

府所納貢物令其專力於採銀易有銀穴三處一在蔬德一在撿義洞一在加
先矣其來數百年間銀脉遂絶一年所採未加辦恒貢差送監官三員計日分
採不足則鬻其藏獲以充其數康熙甲辰冬監司因本府陳弊俱由啓聞仍減
四百兩矣其後四十餘年以來撿義洞銀穴永為塡塞只有蔬德及加先而此
亦絶脉入採之際用功多而得銀少每年六百兩定數無所措辦逮至康熙
壬午監司又以邑報轉達減一百兩即令上貢之銀為五百兩鍊銀法採取生
銀掘炉之下為小坎等以烈灰先置鉛屑以生銀鋪置其上四圍灰大覆以松
木連抱着熾火則鉛水先鎔生銀旋旋消化新旧鉛水共沸度而忽然中間
銀精聚上面滓鉛添入灰中以水沃之以後銀屑堅凝摘出以其鉛滲灰者再鎔
蘆花則灰去成鉛矣府境諸山皆濯濯無木盡以作炭鍊銀山水俱盡古有水
有千尋黑山無一寸青之句

○鳳山神龍潭高麗明宗時監察御史咸有一出為黃州判官行屬縣至鳳州邑人以淵中有神龍皆致敬畏人有以穢物填其淵是日晴天忽雨雷雹暴作人皆驚外俄頃開霽盡出所填穢物水復清澄有一上其事王遣近臣致祭每歲春秋降香祝行祭今則無祠宇而遇旱禱雨

○九月山城一名三危世傳檀君初都平壤後徙白岳即此山也至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檀君乃移唐藏京後還隱此山化為神云

○韓震台谷山人也事親盡誠其母嘗病思雉而時值鄭冱仰天號泣忽有一雉自來登俎又思歎梨有庭樹自枯經年抱而泣禱其樹復榮成宗人以謂至誠所感 英宗飭事聞旌閭

○松禾縣龍岩俗傳古有一民居于置山西麓下家富而性吝有神僧累至乞食終靳一粟僧假托堪輿以為岩若刻龍形則益富貴主人欣然

掟之未幾家敗乃成丘墟盖厥基趾形而所刻非龍而鈍趾傷於龍以致敗亡
至今刻形宛然矣

○松禾長陽坪有狗塚俗傳古者有人愛育一狗出入相隨一日主人被酒醉倒野中時夜火起將近卧処狗以身濡水灑濕於衣服及傍近草菜蒼黃力救人免火而狗已斃主人感而義之為埋大塚

○康翎縣北十五里有岩石名曰婦岩其下有窟穴圓一丈內如晦夜柔爝而入則穴長四里傍多通穴且有泉水丙子亂人多避亂于此窟能免其禍避亂之人燃火三日烟氣通于危院近處云又古語流傳曰有一富翁積穀稍居而一日僧來門前乞米則以牛糞與之僧乃順受而退翁之子婦趍取其鉢洗滌其糞盛米而進僧又順受曰婦人翁家不數日必有為魚之患速登彼山避之負兒上山回顧其家則陷沒為淵佇立痛哭母兒俱化為岩故有是名

○義州府北八里有九龍淵〻南有土城基周六百尺諺傳哈丹指丹兄弟一居淵上一居州城內靜州戶長金裕幹欲以計逐之詐言我国於某夜欲殲爾等至其夜於山上多設炬火以示之哈丹等以為信然遂棄渡江而逃然江上無所渡舟楫裕幹心異之諦視之於江北边泥鐵牛立之又以鐵鎖著南岸岩石間連亘於牛背作浮橋以渡矣裕幹即令破橋俾不後渡永樂戊子等州城時令善泅者取鐵鎖為城門鎖鑰其鐵牛則淪沒淵沙無復尋矣諺傳崖下深潭古有九龍旱乾之時以猪狗投之輒雨云

○萬曆潘河之役姜弘立金景瑞渡兵尾峴洞左營將金應河千摠崔應海渡于馬廊洞金應河至昌城艾峴遇賊小捷仍欲前進路傍有老姫謂將軍曰日勢向暮毋踰嶺不利也將疑不得不進到潘河地方伏兵來掩元戎促降將軍勒部下力戰兵敗倚柳射賊脂墜矢盡立死如生

賊莫敢近於汀邊有金將軍碑

○戊午渡遼時金汝霖妻朴氏新婚未踰年有娠其夫臨行與訣曰吾行不可使誠得男子可善保之果戰沒未斂朴氏因感疾及生男之謂其夫黨曰我所不死者以有腹中兒也今兒生矣我其死矣我死葬於宜川圓山上最高頂以望夫去時之路遂死如言葬之

○鄭思儉縣令思温之弟也少時見兄為賊所縛拔劍斬賊號其劍曰斬賊劍得駿馬於海島名其馬曰海島馬每撫劍指馬而若有待焉深河之役從左營將金應河到富車嶺營將力戰先死思儉跨海島馬揮斬賊劍蔑賊如麻勢不能支死於營將屍傍 肅宗朝贈兵參

○三登孤山南郊之北有松林林下有一池池中多魚鱉坪上居民鮮少榛莽無涯為禽獸之巢時有李厚者居其坪以佃為業矣一日至池

暹有異物浮池中狀如龍鷩謂曰此必龍也是夜夢青衣年少者謂曰吾之
宅斯者凡三十餘年未得嘉耦迄未陞天今君呼我為龍幸甚吾豈無報
恩之道乎此地変化耕墾君可力農矣翌朝天地晦瞑雨下如注能撼江濆
缺遂安過山下移注南流旧澤榛莽変為平陸遽然成一大野土品頗汚李
富仍占起墾治田力穡財産累鉅萬後人名其郊曰李富坪
○安州有誤渡灘諺傳隋兵為乙支文徳所誘来進清川江上欲渡之際忽有
七僧到江边六僧褰衣而渉隋人見之謂水浅揮兵争渡溺尸蔽川水為之不流
故名以誤渡因建寺列置七石以像七僧
○三千野在安州縣西九十里高麗時王妃鹿足夫人一産十二子以謂不祥
盛于函中棄之後唐將十二各率三千兵渡海来鹿足夫人聞而出迎于
野結楷樓坐其上招入十二將于樓下先以十二乳試之乳皆入口又以十二襪

賜之襪皆適足於是十二將皆驚列拜而跪曰生我者母乳我者母襪我者母
父母之邦其可抱乎遂降仍等行城居之其地謂之十二三千野
○金禹錫永春人也丙子入慈母山城丁丑講和後慨然作詩掛于城門曰我
是大明天子臣皇恩尚記黑貂春人間今日知何世寧踏東溟恥帝秦胡將
見之大怒將加極刑抗然不屈賴其子應元乞代誠孝得免事聞旌閭
○金鰲山在月城府南六里自黑山來一名南山唐顧雲贈崔致遠詩我聞
海上三金鰲〻〻頭戴山高〻山之上兮珠宮貝闕黃金副山之下兮千里
萬里之洪濤傍過一點鷄林碧鰲山孕秀生奇特
○新羅儒理王時中分六部爲二使二人各率部內女子分明自秋七月既望
每〻早集大部之庭績麻乙夜而罷至八月望考其功之多少負者置酒
食以謝勝者於是歌舞百戲皆作謂之嘉俳是時負家一女起舞歎曰

會蘇〻〻其音哀雅後人因其聲而作歌名會蘇曲國俗至今行之
○新羅法興王元年選男女容儀端整者號風月主求善士爲徒衆以勵孝悌忠信初羅之君臣患其無以知人欲使類聚群遊以觀行儀然後擧以用之遂簡美女二人奉爲源花曰南毛曰俊貞聚徒三百餘人二女爭姸相妬俊貞引酒私第强勸南毛酒至醉投河殺之其徒得其屍以告俊貞伏誅遂廢源花其後更聚美貌男子粧飾之名花郎徒衆雲集相或磨以道義或相悅以歌樂遊遨山水無遠不至因此知邪正而用之
○黃昌郎新羅人也諺傳年七歲入百濟市中舞釰觀者如堵百濟王聞之召觀命升堂舞釰昌郎因刺王國人殺之羅人哀之像其容爲假面作舞釰之狀至今傳之
○佛國寺在吐含山中有石橋二曰青雲白雲制作極巧新羅人金大城所創

也初年梁里貧女有子曰大城早死其死之夜國宰金文亮家有神唱于空云
牟梁里大城今托汝家文亮妻果有娠及生男右手握七日有金簡在其手鐫
大城二字因以名之既壯迎其貧女于家養之與母同又創此寺請僧表訓常
住以祝二母壽

○世傳新羅時有七子之母所私在水南伺其子寢往奔之其子相謂曰母涉水
夜行於子安心乎乃作石橋母慚而改行時人名其橋曰孝不孝橋

○漢宣帝地節元年高墟村長蘇伐公望楊山蘿井傍麓林間有白馬拜跪之
狀即觀之馬忽不見有大卵剖之嬰兒出收養之及年十三歲岐嶷夙成六部
人以其生靈異立爲君稱赫居世西干辰人謂瓠爲朴以大卵如瓠以朴爲姓
又新羅始祖五年龍見閼英井井在月城南五里右脇誕生兒女老嫗見而異
之收養之以井名爲名及長有德容始祖納以爲妃有賢行能內輔時人謂之

二聖

○脫解王九年王夜聞金城西始林樹間有鷄鳴聲遣大輔瓠公視之有金色小櫝掛樹枝白鷄鳴於其下王取櫝開之有小兒在王喜曰此豈非天遺我令胤乎乃收養之名曰閼智以其出於金櫝故姓金氏因名其林曰鷄林因以爲國號林中簇石高可三尺諺傳閼智脫解時置蓆子石有刀痕在閼智七世孫味雛堅助賁王安無子以味雛代立是金氏有國之始

○月城在慶州府東南五里婆娑王二十二年築之形如半月故名土築周回三千二十三尺初脫解王少時登土含山望城中可居之地見揚山一峯如日月勢乃下尋之即瓠公宅也潛埋礪炭于其側謂瓠公曰此是吾祖家屋瓠公爭辨遂訟于官官曰何以驗汝家脫解曰我本冶匠乍出隣鄕爲人所奪請掘地以驗果得礪炭遂與脫解居之此即月城之址

○新羅傳元曉嘗唱歌云誰許沒柯斧我斫支天柱太宗王聞之曰此僧欲得貴婦産賢子之謂爾國有大賢利莫大焉時瑤石宮有宗室寡婦王勅宮吏覓元曉自南山來過楡橋遇宮吏佯墮水中吏使元曉至宮曬衣袴因留宿焉寡婦果有娠生子即薛聰宮基在郷校南

○多波那國在倭國東北一千里一名龍城國其國王含達婆娶女國女爲妃有娠七年乃生大卵王曰人而生卵不祥宜棄之其女以帛裹卵置櫝中載船浮海祝曰任到有緣之國立國成家至辰韓阿珍浦有老母開視之小兒在焉取養焉及長風神秀朗知識過人或曰此兒不知姓氏初來時有鵲飛鳴喧去宜以昔爲姓又解櫝而出宜名脫解王聞其賢以女妻之及儒理王將薨曰先王顧命曰吾死後無論子婿以年長且仁者繼位遂傳位於脫解是爲新羅第四王

○新羅炤智王十年正月十五日王幸天泉亭有烏鼠之異王令騎士追烏南至避村兩猪相鬪留連見之忽失烏所在時有老翁自池中出奉書外面題云開見二人死不開一人死使來獻之王曰與其二人死莫若不開一人死日官奏云二人者庶民也一人者王也王然之開見書中云射琴匣王入宮見琴匣乃射之即內殿焚修僧與宮主潛通而為奸也二人伏誅名其池曰書出池

○新羅時有人謀求官命其子縛高炬夜登山頂舉之京城人以為妖星見王憂懼募人穰之其父將應命日官奏此非大恠但一家子死父哭之兆其夜其子果為虎所害

○新羅康憲王遊鶴城至開雲浦忽有一人奇形恠服詣王前歌舞讃德從王入京自號處容每月夜歌舞於市竟不知所在時以為神其歌舞處後人名為月明巷因作處容歌處容舞假面以戲李齊賢詩新羅昔日處容翁見說來從

碧海中貝齒頳唇歌月夕鳶肩紫袖舞春風神文王時東海中有小山浮來向
感恩寺隨波往來王異之泛海入其山上有一竿竹命作笛吹此笛則兵退病
愈旱雨〻晴風定波平號萬波息笛歷代傳寶〻之至孝昭王加號萬〻波〻息
笛今亡

○眞平王元年神人降于殿前謂王曰上帝命我傳賜玉帶王跪受凡郊廟大
祀皆服之時人讃曰雲外天頒玉帶圍辟雍龍袞雅相宜吾君自此身彌重准
擬明朝鐵作墀及敬順王降高麗献太祖乃鐫金安玉排方腰帶長十圍六十
二銙也俗藏于物藏庫初新羅使金律來高麗太祖問曰聞新羅有三寶丈六
金像九層塔並聖帝帶也有諸金律對不知聖帝太祖笑曰卿爲貴臣何爲不
知律慚歸告敬順偏問羣臣無知者有黄龍寺僧年過九十者曰予聞眞平大
王所服歷代傳寶之帶藏在南庫遂開庫覔之風雨暴作白晝晦暝乃擇日齋

徐然後得之國人以爲眞平是聖骨之王故稱聖帝帶至是來獻
○三國遺事眞智王聞沙梁部桃花娘之美召致宮中欲幸之娘曰妾有夫雖
死靡他王戲曰無夫則可乎曰可矣是年王薨後二年娘夫亦死浹旬夜王如
平生到娘家曰汝昔有諾今無夫可乎留御七日忽然不見娘遂有娠生子名
曰鼻荊眞平王收養宮中年十五每夜飛過月城西至荒川岸與鬼衆遊聞諸
寺曉鍾而散王使勇士伺之知其然問荊曰汝領鬼衆遊信乎曰然曰然則汝
使鬼衆成橋於神元寺北渠鼻荊使其徒鍊石一夜成大橋因名鬼橋王又問
鬼中有出現人間輔朝廷乎曰有吉達者可翌日荊與俱見王賜爵執事果忠
直無雙時角干林宗無子王命爲嗣林宗令吉達創樓門於興輪寺名曰吉達
門一日吉達變狐而遁荊使鬼殺之自後其衆聞鼻荊名怖畏而走時人作詞
曰聖帝魂生子鼻荊郎室亭飛馳諸鬼衆此處莫留停州俗至今帖門上以辟鬼

○金庾信爲兒時母夫人日加嚴訓不妄交遊一日偶宿女隷家母面教曰我已老日夜望汝成長立功名爲君親榮今乃爾與屠沽小兒遊戲淫房酒肆耶號泣不已庾信即於母前自誓不復過其門一日被酒還家馬遵舊路誤至娼家娼且忻且怨垂泣出迎庾信既悟斬所乘馬首棄鞍而返女作怨詞傳之卽今天官寺卽其家而天官其號也高麗李公升詩曰寺號天官昔有緣忽聞經始一悽然多情公子遊花下含怨佳人泣馬前紅鬛有情還識路蒼頭何罪謾加鞭惟餘一曲歌詞妙蟾兎同居萬古傳

○新羅眞興王命有司築新宮於月城東黃龍現其地王疑之改爲佛寺號皇龍有率居者於寺壁畫老松根幹鱗皴枝葉盤屈烏雀往往望之飛入及到蹭蹬而落歲久色暗寺僧以丹靑補之烏雀不復至高麗顯宗撤朝遊宮以其材修寺塔學士胡宗朝奉使軺過寺而花門見進士崔鴻賓留題云古樹鳴朝吹

微波漾殘暉徘徊想前事不覺淚沾衣胡瞿然驚曰真不世才也及復命上問

東都遺事遂奏此詩

○新羅人大世有方外志真平王九年與僧淡水語曰在此新羅山谷之間以終一生則何異池魚籠鳥吾将乘桴浮海以至吳越追師訪道於名山若凡骨可換神仙可學則飄然乘風於泬寥之表此天下之奇遊壯觀也子能從我乎淡水不答大世退而適遇仇柒者耿介有奇節遂與之遊南山寺忽風雨落葉泛庭潦大世曰吾有與君西遊意各取一葉爲舟以觀其行之先後俄而大世之葉在前大世笑曰吾其行矣仇柒勃然曰予亦男兒也豈獨不然乎遂相與爲友自南海乘舟而去後不知所往

○金克己詩序下枝山俗號富山々之陽有寺曰朱岩寺北有臺巖嶐然絶奇秀臨遠山望遥海若駕鶴上漢下視萬像臺石之面有持麥石四方削成若不

可陟而上其上平坦可坐百人昔大舒發金庾信持夯於此以供酒材燕饗軍
吏之地也至今島跡在焉自持夯岩西行八九步有床岩昔道人得神衆三昧
嘗自勵云苟非官人不足動心神衆聞之往竊官人而騰空而去晨往夕返來
嗜德期宮人恐懼白於王王命宮人凡所歸宿以丹砂誌之乃命甲士物色求
之自城市至於高山窮谷幽絕之處而不可得也忽至此岩見有丹痕留在岩
戸而納衣老僧宴坐其內王怒其妖惑遣猛士數十人欲兵之僧宜心閉目一
念神呪陰兵數萬連亘山谷若世所畫神衆者王卒恐懼伏地不能進而還王
知其異人迎入大內拜為國師其妖遂絕云

○薛聰字聰智元曉之子生而明銳既長博學善屬文能書以方言解九經
義訓導後俗又以俚語製吏札行於官府神文王嘗燕居引聰謂曰今日宿雨
初歇薰風漸凉高談善謔可以叙欝子必有異聞盍為我陳之聰曰唯臣聞

昔花王之始來也植之香園護以翠幕當三春而發艶凌百花而獨出於是艶〻

之靈夭〻之英無不奔走上謁忽有一佳人名曰薔薇朱顔玉齒鮮粧靚服

伶俜而來綽約而前曰妾聞王之令德願薦枕於香帷王其容我乎又有一

丈夫名曰白頭翁布衣韋帶戴白持杖龍鍾而步傴僂而來曰僕在京城之外

居大道之傍竊謂左右供給膏粱雖足巾衍儲藏須有良藥故曰雖有絲麻

無棄菅蒯不識王亦有意乎王曰丈夫之言亦有道理而佳人難得將如之

何丈夫曰凡爲君者莫不親近老成而興昵比夭艶而亡然而夭艶易合老成

難親是以夏姬亡陳西施滅吳孟軻不遇而終身馮唐郎潛而皓首自古

如此吾其奈何花王謝曰吾過矣於是王愀然作色曰子之言諷諭深

切請書之以爲戒官至翰林

○慈悲王時有人家極貧衣百結因號百結先生常以琴自隨凡喜怒悲

歡必於琴宣之歲將暮隣里舂粟其妻聞杵聲曰人皆舂粟我獨無何以
卒歲先生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汝何傷乎乃鼓琴作杵聲以慰之世傳
以爲碓樂

○官昌將軍品日之子也少爲花郞善與人交太宗王時出師與唐兵伐百濟
昌爲副將至黃山之野品日謂曰爾雖幼有志氣今日是立功之秋昌曰唯卽
上馬橫槍直擣敵陣殺數人爲濟人所擒生致之於元帥階伯階伯俾脫胄愛
其少且勇不忍殺之嘆曰新羅多奇士果然乃縱之昌曰向吾入敵陣不能斬
將搴旗深可恨也掬井水飮訖再突陣階伯擒斬之繫首於馬鞍以送之品
日以袖拭血曰吾兒面目如生能死於王事矣三軍見之慷慨鼓噪進擊濟兵大
敗王贈級飡以禮葬之

○祿眞吉飡秀奉之子昭聖王十二年上大等忠恭坐政事堂注擬內外官請

托至忠恭莫能舉措感疾而退召醫診之曰病在心臟須服龍齒湯遂杜門
不接賓客執事侍郎祿真請見門者拒之祿真曰下官非不知相公謝客願獻
一言以開鬱悒之懷耶不見不退也門者三復祿真見曰伏聞氣體不調得非
早朝晩罷蒙犯霧露傷榮衛之和失本體之安乎曰未也祿真曰然則公之病
不須砭石可一言理之忠恭曰可得聞乎祿真曰彼梓人之作室也材大者爲
樑柱小者爲椽榱偃者植者各安所施然後大厦成焉宰相之爲政也亦然才
巨者置高官小者授下官內則六卿百執事外則方伯郡守朝無闕位皆得其
人然後王政成焉今則不然循私而滅公爲人而擇官愛之雖不才必進憎之
雖有能必斥取舍勞其心是非亂其志不獨害於國事爲之者亦病矣若其當
官清白莅事恪恭杜貨賂之門絕請托之路黜陟必以幽明予奪必以愛憎如
衡焉不可枉以輕重如繩焉不可欺以曲直如是則刑政允穆國事和平雖曰

開公孫之閣置曹參之酒與朋友談笑自樂可也又何必區區於賬餌之間徒
自費日廢事爲哉忠恭悅謝曰臣聞祿眞之言同於藥石豈止飮龍腦湯而已
武因爲王陳之王曰寡人爲君卿爲相而有人如此不可使儲君不知也太子
入賀曰臣聞君明則臣直此亦國家之美事也

○東京老人史失其名新羅敬順王降高麗隱居不從高麗成宗幸東京勅有司
搜訪隱滯丘園者又勅旌忠臣孝子老人作詩二篇獻內相王融云九天光動
轉星辰日旆龍旗并海巡黃葉鷄林曾索寞炬火今復上園春又閭閻光彩旋
忠孝丘壑宣傳訪隱淪縱昔未隨周老往幸今親覩漢儀新

○崔汝諧性寬厚登第補蔚州通判初明宗爲翼陽公汝諧爲其府典籤一日夢
太祖授笏於明宗明宗受之坐御床汝諧與百僚賀覺而奇之以告明宗及卽
位汝諧賫表至京因宦官以奏王始驚曰崔典籤來矣引見慰藉之乃拜左正

言累遷至樞密院使散騎常侍謝表云西垣備職寔知此日之恩榮北闕朝天始信當年之夢感因乞骸特受政堂

○崔瀣致遠之後九歲能詩忠肅八年中元朝制科授遼陽路蓋州判官及東還藝文成均典校三館出迎于近賢館累官至檢校成均大司成瀣才奇志高不感興端不溺習俗而務合於古人近佑科與聞部乃曰可試所學果中制科同年壯元宋本稱其才累形於詩嘗過東萊縣登海雲臺見合浦萬戶張瑄題詩松樹曰噫此樹有何厄遭此惡詩遂削去之塗以土行至安東瑄聞之怒命猛將三四追之得傔從一人歸械立門外瀣潛踰竹岑還京還為儒林所笑後居城南獅子山下晚從獅子山岬寺僧借田而耕開田園取是自號猊山農隱

○權士敏以文學稱薦為七邑訓導司甕主簿自號梅軒又德據晦齋李先生門人也嘗嘆曰此児生晚惜不及吾師之教養也壬辰之亂募義士百餘人進

屯八公山下設機殲賊傾家粟以給軍粮因以合兵於郭再祐共守火旺城累
立奇功遭母喪釋兵歸葬廬墓三年一夕虎臥墓前士敏哀號曰有是獸之靈
何驚我之親爲虎即俛首而去人謂孝感事聞即贈職牒書爲國倡義守城效
忠八字

○孫順興德王時人養母至孝有小兒每奪母食順謂其妻曰兒奪母食兒可
再得母難再求負兒歸醉山掘地欲埋忽得石鍾甚奇夫婦驚惟妻曰得物乃
兒之福也不可埋也順亦以爲然乃負兒與鍾而歸家懸鍾於樑撞之聲聞于
王宮王使人審之具奏王曰昔郭巨瘞子而天賜金釜今孫順埋兒地出石鍾
前後同符乃賜屋一區粳米五十石

○知恩韓岐部人少孤養母年三十二猶不嫁無以爲養傭作行乞以飼日久
困憊就富家賣身得米十石竆日供役暮則往食歸養母曰向食雖麤而甘今

食雖好心肝若刺何也女以實告母曰使爾爲婢不如速死乃大哭女亦哭孝宗
郎出見歸請其父母輸禾百石並與衣物郎徒衆千競出石粟王聞之亦賜租
五百石家一區後命署兵守粟榜其里曰孝養仍奉表歸美於唐室
○金應璧與弟應奎應井具有孝誠及遭親喪廬于墓側雖疾風大雨不廢拜
墓常至塔上而哭三人當廷處皆穿深至數寸許一夕風雨大作忽有聲三人
聚首而聽乃其亡父之聲也驚出房外無所見俄而又有其聲必是怪之托神
主同出候之少頃廬北之山左右崩頹壓於房墓又畜一犬名曰神春欲知家
信則三人必呼犬名係書于頸爲送其家犬能解意往于三家〻亦係書以送
服闋歸於其家晨昏又齋服祗拜家廟終身不廢事聞旌閭
○新羅薛氏民人也父年老當防秋恨不得代行少年嘉實願代之薛入告父
母父曰聞君欲代老人之行願以女奉箕帚於君嘉實請期薛曰妾旣以心許

有死無易待歸成禮未晩乃分鏡爲信宗留一馬遂行六年未還父曰以三年爲限可歸他族薛曰向以親故與嘉宗爲約棄信食言豈人情乎終不肯父老耄欲强婚於里人既定薛固拒之至廐見馬流涙於是嘉宗來形骸枯槁衣裳藍縷薛不知宗以破鏡授之薛得之號泣遂約異日成禮

○安東舊俗每年正月十六日府内居人以中溪分爲左右投石相戰以决勝負庚午討賊時募爲先鋒敵不敢進又以童車相傳爲戰車破者爲勝盖如石戰焉

○安東南門外以水鐵鑄鐵筒如竹節形傍木實其中鯨次以上長三十餘尺大二把俗傳府基行舟形故以此象舟檣云

○金方慶孝命字初方慶母有娠夢飮雲霞嘗語人曰雲氣常在吾口鼻兒必從神仙中來及生小有嗔恚必卧啼街衢牛馬爲之避人異之高宗朝始仕

征琉島耽羅日本皆有功官至僉議中贊為人忠直信厚不拘小節多識典故撿身
勤儉至老頭髮不白能寒暑無疾雖致仕閑居憂國如家有大議王必咨之
○權澤萬誠孝出天父病痢思食雉忽有雉入室手執供之嘗出外家失火
母死於火終身不食炙肉溫飯父老病貼床席十餘年畢薪供爨躬親調飪
未嘗須臾離病革斷指既葬廬墓
○李昌蕤事親至孝父嘗畏雷及沒遇雷雨抱墓號哭雷乃止母病欲求牛
黃及城府門有人候於門外出牛黃遺之曰夜夢神人告明日有孝子來求藥
吾故候之酬之價不受而去歸而試之病即已後遭母憂廬墓三年之內不下家
服除食素如三年合葬父母然後始食肉事聞贈職
○俞天桂妻金氏洪武辛巳天桂當戍擇日出宿于外金入室聞狼虎攫夫去
金把木呼虎而前左手執夫右手搏虎幾至六十步許虎委而去金負而歸

家稱明夫魅其寢弟又至唐突大吼又開門荷杖語弟曰爾亦含靈之物何若
是之甚也弟噬其舍傍梨樹而去樹乃枯
○權克常少事文藝父病嘗糞斷指父沒廬墓三年後登武科當丙子亂營
將宣若海擧以裨將克常還家謁祠堂呼酒引滿謂其子鎰曰男兒生世當
爲烈士定之不偷生復還也我左手指有刃痕左股有七黑子尋屍以此爲驗鎰
妻朱氏製錦字半臂納銀環縫之使着而行領兵抵雙嶺若海戰死兵使許完
亦死克常獨立樹下鼓氣督戰控弦之指骨見不能射時鼓臥旗折死者山積
生者星散陣中已空書記南卯生辛夜請遁克常曰死則死耳汝欲遁便遁卯
生等遂脫身而走回見克常忽仆于地俄自奮身仍仆于陣外淺草上陣破賊
兵焚屍而克常之屍獨不焚衣裾微有燋氣而已月餘鎰到雙嶺認半臂銀環
獲屍顏貌如生手不釋弓拔矢解血點點舁歸葬故山贈訓鍊僉正鎰之尋屍

也與家人訣曰不獲父屍吾當決死勿收我屍及獲屍當寒屍凍溢抱屍而溫
腦臆間溫屍處黑暈成痕因成冷瘵而死
○積翠亭在東萊客舍昔郭東淳留詩一首文公裕爲大理時手寫上板是後
無一詩繡上者學士金精作記平章事崔惟清作後記自書世稱積翠之絶
○鄭叙仕高麗以恭睿太后妹婿有寵於 仁宗毅宗朝被讒放歸田里王謂
曰行當召還然久而不召乃登亭種瓜撫琴作歌以寓戀君之意辭極悽惋自
號瓜亭樂府鄭瓜亭即其曲也亭基至今存焉李齊賢作詩解之曰憶君無日
不沾衣正似春山蜀子規爲是爲非人莫問祗應殘月曉星知
○青松鶴巢岩在固城山有鶴巢其上故因名焉文純公李滉以王事出外求青
松不得而得丹陽烟霞餞席留贈諸學士詩云青松白鶴雖無分碧水丹山儘有
緣

○許仲性倜儻不羈懷慨有大節嘗以白衣從事金元帥幕下于時北虜倔强和議遂定登統軍亭題詩曰杖釼西來意豈何勒白頭吁嗟和一字使我獨登樓其後丙子之亂千里徒步再赴行在時人服其忠義

○密陽府西三十里上堂村郡守朴坤嘗構小堂々前鑿池畜魚坤之孫夢龍世守之而有一小魚常唫喁近人夢龍每飯輒以所餘粒々而食之如是者殆數十年忽於一日渾池群魚皆上尾下首側立水面若有所窺覘者然越三日雷雨大作赤龍自池中奮迅而出堂之簷桷皆糜一無毀自是不復見唫喁近人之魚聞者異之名其堂曰魚變

○直講石擎日以講經登第者也有記誦之才而短於製作如遇樓坮山水之勝則只以風景好三字爲吟詠之資月城則日月城風景好洛陽則洛陽風景好及到開城府亦吟開城府風景好旋即憮然投筆曰風景好之上著二字可

矣而今以開城府三字加之詩家格律到此大乖嗟呼開城府爲風月難矣又嘗於文會中欲誇其才先作一絶曰於是南風至黃公柳之鳴是故風景好所以樂吾情傍人意其之字必枝字之誤責而詰之則乃自釋其音義曰黃鸝鳥棲柳樹而鳴焉之乃往之義也一座大噱

○文殊山下金起年耕田于山下有虎搏起年牛見其主爲虎所抱大吼奮躍觸觸無數虎乃仆地而斃數日牛亦死府官異之瘞而立碑又一嫗畜牛嫗死賣牛闌寧地自離舊主晝夜悲鳴及嫗葬日超越圈牢奔突三十里直抵葬所哀叫〻不〻于未幾牛死里人報官埋二塚並在善山地

○烈女欒哥趙乙生妻乙生爲倭所搶去未知其存歿矣不食肉不茹葷不脫衣而寢父母欲奪志矢死不從凡八年乙生〻還夫婦如初事聞旌閭世傳欒哥與古琛同兒時見讀書問書中有何語琛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

藥哥誦不答及夫爲倭掠去明燈達夜者八年其夫還暮到門外呼之藥哥曰門不可開往投隣舍待明相見可也金宗直詩云滄海茫茫棠鳳騰八年生理只孤燈歸來試把菱花照臉上丹霞一半凝

○香娘良家女林七峯妻也不得於繼母又爲夫所棄其叔與舅勸適他族娘不從至砥柱碑下解髢與褱贈樵女曰持此遺我父母以證我死且覓屍於淵中因唱山有花一曲教其女遂赴水死其歌曰天何高遠也何廣邈天也雖大一身靡托寧投此淵葬於魚腹府使趙龜祥作傳事聞旌閭

○國初有咸安居人犯大辟朝廷遣官按獄其人有女曰蘆兒名編妓籍姿色絶世且解文字按使之來輒薦枕薦枕即惑不能治其獄而罷歸相繼最後朝廷特遣剛正之人俾是命者乃曰前是任者輒惑於其女是妖物也吾則不見其面而先加其所致之死地則於治獄何有先聲甚嚴人皆曰蘆兒非但治其

父身且不保一日聞按使之來行當抵柒原靈浦驛亭驛去本縣僅四十餘里
芦兒先到驛謀於御吏淡粧素服不施粉脂如村女觀光狀或隱或露於候廚
帳裏按使見之目不成而心已灑托以日暮因投宿御吏家問主家嫗曰今日
驛亭素服者誰氏女嫗曰老婆賤産何足道哉按使密令納之歡情兩盡與之
成說死生相許有如江水芦兒刺其臂刻使名其可憐之意鷄既鳴矣起而言
曰星使行色尊嚴村家下體既已犯分恐事泄官家罰及父母倘良緣未了願
期他日黯然告別經馳還家按使纔入都先命捕繫其漢女嚴加械杻閉閣不
見搆以妖惑按使治以王法之罪庭訊幾愚其女抗聲曰乞小霽嚴威願剝緩
死罪雖應誅例供結案而死願聞府一監供辭條辨不止按使令捽入所招則
先敍冤狀繼以一絶曰芦兒玉臂是誰名刻入肌膚字字明寧見洛東江水盡
妾心終不負初盟按使愕然開卷視之乃昨日靈浦女村也始認墮其術中意

爲所誤噬臍無及卽稱心腹痛不出仍謝病遆去世所謂咸安墓使者以此云

○朴逸同者其家園古樹有鵲來巢産而雛翅翮未成而樹枝風折則一雛卽免一雛而不能飛逸同哀而飼養之剗援如家鷄飮啄不離名以鵲山呼之則必引頸翩然而至如是者累年一日忽颺去不還者殆數月逸同每嘆其不復見且慮其或爲人殺傷嘗以事入郡着上衣取靴子欲穿家人忽指屋上曰鵲山至矣相與驚歎逸同亦顚倒出見俄已鵲飛入逸同坐房啄出靴中之物卽數尺毒虺也渾舍嗟異之鵲亦沖空而去自此永絶影響鵲雖微物而嘗不忘獲養之恩知所報不但如黃雀之報楊寶識爲有恩德者之戒也

◉高麗時有名士隱居智異山操行高潔不涉人間事時王聞之遣使延之謝曰外臣無所知王命不可容易受卽閉戶不與使者排戶以入視之壁上惟書一句曰一片絲綸來入洞始知名字落人間從北牖而逃後人疑是韓惟漢也

羲史惟漢世居京都不樂仕進見崔忠獻擅政歎曰難將作矣挈妻子入智異山清修高節不與時人交世高其風致徵為西大悲院錄事終不就乃移居陜谷終身不返

○東閣雜記曰李灘叟延慶為校理 中廟嘗御夜對有啓者曰方今欲致太平須擇相當代第一人延慶進曰是指趙光祖也光祖誠賢矣然今之用人須踐歷多人望洽然後可授大任光祖聞之馳見延慶泣謝之及黨禍作南袞李沆等錄啓流竄人姓名延慶為之首 御筆抹去且教曰延慶余知其為人其勿竄

○東儒師友錄李土亭守抱川進萬言疏論用人如當其才一欵有云海東青天下之良鷹也使之司晨則曾老鷄之不若矣汗血駒天下之良馬也使之捕鼠則曾老猫之不若矣况鷄可獵乎猫可駕乎

○金宗瑞率申從翁爲幕僚器待之甚厚有讀畫咨資之方設九城便否宗瑞以朝議異同上書字之辭累萬餘言宗瑞命從翁執筆草稿口占言之捷若宿搆滔滔不竭從翁承命隨書筆不停輟無一字間竄者亦無一字誤落者宗瑞嘉嘆曰我國自有君之才亦大難矣

鷄山談藪卷之二

○灣府記去壬午漢人王興隨華使來登統軍亭西望嘆曰山明水麗必有奇異之地遂緣岡行數百步至王山指点曰七年王氣應於此地矣不期壬辰車駕還行宮其說驗矣

○龍灣驛卒金戎白喂養驛騎騮馬五六年矣一日戎白卒往扶桑店來醉夜歸道遇大虎戎白墜於馬下虎即跳入欲噬戎白馬乃奮鬣長鳴或蹄或嚙使不得害主而且戰且退行十餘里至大馬嶺店馬蹶不能起店人驚見之馬已斃矣驛人埋于店前立碑以誌曰義馬塚在星州地

○義城有氷山山下有石穴穴口高三尺廣四尺八寸橫入五尺一寸是為風穴又有穴在岩底直下廣一尺深可量處繞一尺其下四面深淺難量立夏後氷始凝極熱則氷凝盛雨則氷釋春秋不寒不熱冬則温氣如春是謂氷穴

○景德墳在義城召文村古塚纍纍不知其幾中有一墳最高大村民剝破毀

犯裡面隣居吳克謙見而駭之叱使還築其夜克謙夢有一人服飾甚異教詩一絶再三丁寧其詩云聞說進事與誰論十載惟存景德墳飛鳳曲亡人不見碧天琴去查難聞蓋克謙僅識字不識詩句而覺后詠出此詩人皆異之

○納陵在金海府西郭外漢獻帝建安四年首露王薨壽百五十八葬于此云羅季將軍忠至鎮金海城有英規者奪陵享陵閣樑摧墜英規頃斃忠至懼畫王之真安於屋礎朝夕以祀之及三日影像流血淚貯於地幾一斗懼而焚之後群盜欲發掘有猛士被甲從陵中出射之中殺八人盜驚走數日復來有蟒長三十餘尺眼如電自陵傍而出殺九人賊驚走淳化二年量田使趙文善將減陵田之半屬于民其夕夢神人七人操劒而至曰爾有大惡欲殺之耳文善驚覺得疾肯遁死于貞傍壬辰倭賊發王陵壙中甚闊頭骨大如銅盆手足脛骨亦甚偉傍有二女貌如生年可二十出壙中即消蓋殉葬也

東漢建武七年三月駕洛九干等禊飲于水濱望見金海龜旨峰有異氣就視之有紫纓繫金盒而下開視之金色大卵圓如月輪奉置我力干之家翌日九干咸集又開視之六卵剖殼爲六童子年可十五容貌甚偉衆皆拜賀童子日就岐嶷十餘日身長九尺遂奉一人爲主即首露王也以生于金盒因姓金氏號駕洛或稱伽倻爲新羅儒理王十八年也餘五人分爲五伽倻

○萬曆丁酉唐將麻都督貴駐兵醴泉欲入慶尚邑儒爭之不得移安位板于鼎山書院麻肆然入座而坐櫟木忽翻動聲震一洞麻即驚懼而出其後櫟復還合如故

○犬吠峴在清道郡東七里東西皆石嶺世傳高麗太祖東征至郡境有山賊嘯吹據此峴不服太祖問於奉聖寺僧宝壤壤曰犬之爲物司夜而不司晝守前而忘其後宜以晝擊其北太祖從之賊果敗

○李曒以鄉貢進士選鄉時道遇道伯、、問曰汝何地新恩曰泗人也道伯曰汝若是蒼盤公孫能中蓮榜汝能爲輒對呼韻否雖未善試爲之進曰請得木麥落頭邊筆蓋瘦瞳不見天磨鈕十年根以斷木花翻作玉池蓮古者人吏女著方笠形如木麥故也與退溪龜岩相友善不求聞達考槃海澨時人稱之曰蒼盤先生

○陵華峯在泗川臥龍山高麗安宗葬於峯下至今名其洞曰陵華里初景宗妃皇甫氏出居於第嘗夢登鵠嶺旋流溢國中盡成銀海卜之曰生子則王有一國后曰我既寡何以生子宗室郁太祖第八子也所居與妃第近因與往來通而有娠成宗時后宿郁第家人積薪于庭而焚之百官救焚成宗亟往問之家人以實告后慚恨比還其第纔及門胎動攀門前柳枝免身而卒因命擇嫗以養其兒竟放于郁卽顯宗也遂流郁于泗川縣郁工文詞賦得送內侍高玄

曰與君同日出皇羲君已先欲我未欲豫檻自掌據似纔離亭還來馬如飛帝

城春色魂交多海國風光淚濕衣聖主一言應不改可能終使老邊識 又精於

地理嘗密遺頭宗金一囊 曰我死以金贈術師葬於縣城隍堂南故龍同女伏

埋術辛于賊所頭宗如其言 將埋請伏埋術師曰何太急乎明年二月頭宗迎

京及即位追尊孝穆大王廟號安宗

○新羅時有韓將軍失其名或云字愈倭寇擾到天山將軍設一女圍舞剪綵爲

花飾二圓魁遝垂五色紙條與其妹皆擬女服各戴一魁舞於山下柳堤之內

又陳排優雜戲倭寇下山聚觀將軍揮劍刺之所殺甚衆堤坊有石尚有劍痕

俗傳斬倭石 每當是日堤水色赤云邑人慕其義建神堂於慈仁縣西麓端午

日像女圍之制童男二人擬女服戴而舞之 又設排優雜戲唱金擊鼓 戶長着

帽帶以祭

○鳴盟臺在慈仁觀瀾川邊 宣廟朝孝子進士李承曾築室于其傍屢徵不仕
登臺嘯詠名以鳴盟有詩曰 一聲霜鴈報淸秋 白露蘆花碧玉流 我欲此間專
勝景却慚鷗鷺管洲河

○酒岩在軍威縣南二十二里俗傳岩有一孔産酒行旅之過者皆飮一盃以
沃渴喉後有嗜酒者過飮屢觴忽有一石自塡塞穴口不復産酒云

○新羅阿達羅王時東海濱有人夫曰迎烏郞女曰細烏女一日迎烏採藻海
濱忽漂至日本國小島爲王女尋其夫至其國爲妃是時新羅日月無光日者
奏云迎烏細烏日月之精今去日本故有斯怪王遣使取二人爲迎烏曰我到
此天也乃以細烏所織綃付之令用此祭天使者來奏如其言而祭之於池上
日月復光遂藏綃於御庫因名其池曰日月池縣名迎日今按高麗初改號迎
爲迎日則非始於新羅王時矣迎烏之說不見於金富軾之三國史權近東國

史略而錄於遺史載之無足信矣

○全永東麗吏人以縣吏居慶山松川里每申退辰入其行甚疾人疑而覘之往來輒騎虎朝夕不火食但喫炙菁根死後村人立祠祭之每年二月上日一邑家家禱之遂徧一道漸入他道云

○新羅阿慈介加恩縣人以農夫起家爲將軍有四子甄萱其一也初萱生父耕野母餉之置于林下虎來乳之聞者異之古記武珍北村有一女未嫁時謂父曰每有一紫衣男來交父試使以綠貫針刺其衣女從之至明尋綠於北墻下針刺大蚯蚓之腰因有娠生萱俗傳尋綠於排斧寺積屍崖草中故稱甄萱未詳孰是

○崔億守康陵良人母敬曰億守至誠奉養一日其母誤食穢物億守因病不起語家人曰吾嘗訴上帝以開母眼其后夢告其母曰吾已得請于帝母之目

母明矣詰朝家人拭其目果明人稱孝感

○李滉宅在退溪上名以寒棲庵傍有鏘鳴灘花岩基古藤岩彈琴石皆有詩後士林築堂其前扁以山南闕里海東考亭道學淵源防十三字又揭程明道顔樂亭詩外門大書退溪先生舊宅并尹淳筆也又璇璣玉衡蔡杖花樽書案硏匣硯樂白磁罌甖投壺筆屏藏在陶山書院

○高麗孝子黃載仕松京憂其母病將敀語其所乘馬曰速行使我往見母病馬低首如有所聽一日行七百餘里未及家里許斃人異之謂黃載孝感收而瘞之事聞立門而表其塚至今傳爲義馬塚

○琴儀高麗人体貌奇表器度雄偉少力學善屬文明宗朝中魁科歷敭華要熙宗朝遷知奏事及典機要奏對稱旨王倚而爲重康宗卽位金虜使冊命金使欲入正門朝議不肯往復相詰王命儀往諭儀問曰天子之巡狩方岳者有

古有之若大國駐驛小國當入自何門金使曰天子出入合中門而何曰然則
人臣欲入君之正門可乎金使乃大服入自西門王嘉之進僉書樞密院事高
宗時以守太保同中書門下侍郎平章事致仕

○琴徽縣監準之子器度宏偉才兼文武世祖十二年魁拔英試嘗賜宴文武諸
臣親製詩曰側席求賢問幾年況兼時雨普大千殷勤錫爵開誠款一洽筵中
莫推誰徽乃立應製進曰風雲佳會屬當年政是黃河值一千煥赫天章日日
月微臣何幸共周旋上喜曰業武而能文者鮮有而今得之矣更製曰側席求
賢既得人命侍女歌之日昃乃罷徽終出國門而醉臥上聞之解衣命撤目是
御便殿無時引見

○洪宇定性至孝親癘甘糞吮咀仁祖朝除師傅不赴丙子乱奉母來寓于
太白山下自皇朝運去坐不向北西望流涕有詩曰大明天下無家客太白

山中有髮僧潺溪階下水朝海爾能知世禍 崇禎處士嘗以短衣藁屨素帶
自渾於荷篠之流
○月出山九井峰下有三石特立層岩之上高可丈餘周可十圍並付山顛東
臨絶壁其重雖用千百人似不能動搖而一人搖之則欲墮而不墮故亦稱焉
岩郡之為名以此云又九井在月出山上頂有岩屹立高可二丈旁有一穴僅
容一人從其穴而上其顛可坐二十人其平處凹而貯水如盆者九故號九井
雖旱不渴諺傳九龍所在
○新羅人崔氏園中有瓜長尺餘一家頗異之崔氏女潛摘食之歘然有娠彌月
生子其父母惡其無人道而生棄之竹林居數七日女往見之鳩鷹來覆翼之
還告于父母父母往視異之取而養之及長祝髮為僧名道詵入唐都傳一行
禪師地理之法而還凡踏山看水多有神驗後名其地曰鳩林按崔惟清所撰

光陽玉龍寺碑以說母爲姜氏此則稱崔氏未詳孰是

○李靈幹高麗人也幼時就金城烟洞遊學一日靈幹獨出登西嶺與一童子共坐岩上相與博戲有大虎把伏岩畔灵幹從容罷局而還悉言其故寺僧異之往觀之惟岩上博局岩下有虎跡因名其岩曰少年岩又諺傳灵幹幽時寺僧釀酒熟輒有盜飲者僧疑灵幹而撻之每三灵幹密伺有老狸來飲灵幹執而欲殺狸作人語曰君若從我平生所用奇術可得會有青衣童子以一部書授之灵幹從其狸藏其書遂通神術及其立朝所爲多異常者

○秋月山東有二石潭潭下有巨岩水自岩穴流出飛洒而下成大澤是爲龍淵自昔諺傳岩穴卽龍之所穿也龍行屈曲之跡猶在岩面昔有按廉使至其淵請見龍形龍出其頭按廉與記官見龍頭驚怖而死其下有按廉記官墓

○潭陽府山之南有大小峯二峴俗傳秋月山如虎形有害於府故名之以犢

使逐而去名之以等使避而遠之蓋用其厭勝之法又府之東有樟高百餘尺
大一圍餘以鐵索鎖之冠其上又有石塔高五十餘尺俗傳初設府時所亂者
也秋城地勢如行舟形故置石樟石塔使鎮泊云又府之西五里有栽松又有
石狗石鷄各五俗傳長城地佛墓山形如蜈蚣偷竊本府倉穀故置此物厭之
今只有栽松數株而無石狗石鷄前朝末倭賊阿只拔都圍金城守將積空石
于都廳賊望見謂其積糧多解圍而去守城將得全云故至今人稱露積峰
○高麗徐稜字大方位至侍中高宗朝不仕養母〻發疔腫醫曰若不得生蛙
不可救稜曰時值臘月安得生蛙母病無可爲號痛良久醫曰雖無生蛙合藥
試之乃熬藥于樹下忽有物從樹下墮鍋中視之乃生蛙也醫驚曰子之孝誠
感天〻乃賜之腫母瘵合藥付之立愈
○唐將蘇定方伐百濟注兵于五聖山下黃霧迷不知路忽有五老人來到陣〻

前定邦問踮老人曰汝欲伐吾國何爲指路乎定邦怒殺五老而去班師之日悔以爲神人葬于此山仍名五聖山云山之上峰有五聖墓

○漢拏山在濟州其名漢拏者以其雲漢可拏引也一云釜岳以其山之頂皆有池所水器也峻極于天雄據數百餘里池廣亦數百步由大靜有一鳥道從樹間攀緣而上若有喧呼則雲霧四塞咫尺不辨五月積雪猶在八月龍衣風士歸漢拏絶頂俯覩南極老人星諺云惟登漢拏及中原南岳可見此星云

○濟州風俗癡儉陋不築墻多茅屋男女好着草履無砧確惟女人手樵木曰背負木桶尤無頭戴者俚語艱澁以敎爲高地以岳爲兀音不用網罟魚則釣獸則狗及射丸茅茨不編盖屋以長木横結壓之溫突炕火杵歌辭苦女子五六人共搗一杵曰歌女孩相和音調甚苦旋磨之歌亦然

○濟州南三里許平原草莽之中穴如品字形一穴圍六尺二穴圍各三尺人曰

古傳說渓不可測即古毛與穴高麗史記云厥初無人三神人從地湧出今鎮

山北甚麓有穴曰毛與是其地也長曰良乙那次曰高乙那三曰夫乙那三人遊

獵荒僻皮衣肉食一日見紫泥封木函浮至東海濱就而開之內有石函有一

紅帶紫衣使者隨來開函有靑衣處女三人及諸駒犢五穀種乃曰我是日本

國使也吾王生此三女而西海中岳降神子三人將欲開國而無配匹於是命

臣侍三女而來宜作配以成大業使者忽乘雲而去三人以歲次分娶之就泉

甘土肥處射矢卜地良乙那所居曰第一徒高乙那所居曰第二徒夫乙那所

居曰第三徒始播五穀且牧駒犢日就富庶十五代孫高厚高清昆季三

人造舡渡海泊于耽羅津新羅盛時也于時客星見太史奏曰異國人來朝之象也厚等至上嘉之

稱厚曰星主以其動星象令清出袴下愛如己子稱曰王子又稱其季曰徒內邑號曰耽羅以其初來

泊于耽羅而朝新羅各賜寶蓋衣帶而遣之自此子孫蕃盛敬事新羅高爲星

季良爲王子夫爲徒內其後服事百濟除星主王子之號以其爲佐平使者爲恩率及羅濟亡耽羅國主遣太子末老朝高麗太祖因賜星主王子爵

○高麗時順天府使崔碩秩滿入爲秘書郎故事太守替還必贈馬八匹及碩還邑人進馬請擇良碩笑曰馬能到京足矣何擇爲至家歸其馬邑人不受碩曰吾在汝邑有馬生駒帶來是我貪也其駒還之自後贈馬之弊遂絶邑人頌德立石號八馬碑歲久碑仆地崔元祐復起之有詩云來往昇平鄭亭移送迎多愧奪民時莫言無德堪前後復起崔君八馬碑

○昔太守孫億眷官妓好々按部重遊好々已老通判張縉有詩曰霜月凄凉燕子樓郎官一去夢悠々當時座客休嫌老樓上佳人亦白

頭

○高麗朴忠佐曾遊咸平郡與妓碧玉有情及爲按廉開碧玉已死悵然賦詩云九十浦頭潮欲生碧松孤樹去年程如今謾擁旌旗過樓上無人望此行 按輿地勝覽九十浦在康津縣樓蓋指燕子樓而言

○有僧玉洞者嘗從李統制舜臣在舟師不暫離左右及統制殁仍居忠愍祠構精舍其側守直不廢親手備祭膳以祀之年今八十餘矣自言能以左右鼻息出入定時刻不差云驗之果然蓋非庸僧也又言海上如有警報則統制必先期見夢云豈公之靈尚有未泯者而一片爲國之心死而不死也歟

○順天地形最暖每正月旬後早梅始發三月旬後百花盡落古詩云五月榴花照眼明而此則四月始開月令云六月腐草爲螢而此則五月亦

見螢火其郎早如此輿地勝覽載金係熙詩曰十月山巷爛熳紅蓋
名因其時所見而賦之也
○柚為順天土産而聞平時柚戶苦於侵剝多斫去之朴訥齋詩所謂
邑貢橘無枝是也及丁酉亂後蕩然無遺府使李昌臣官植十餘株而
時未結實唯防踏島中有之而進上則貿用於興陽地今府內品官鄭
思俊家養數株其實特大盡覆其樹則經冬不落至翼年春後色味
猶新異矣
○世稱昇平為小江南未知所據輿地勝覽以山水奇麗故稱之云恐不然
也竊意府僻在海曲為一別區而平時民物富盛故好事者為說耳或
謂中朝有順天府故比而稱之按中朝順天府乃北京非江南謬誤可笑
○李惟澤號柳谷草廬維恭之兄也早事金沙溪萬時著名慎獨齋

薦于朝官至大興郡守事母至孝年六十九母病劇盡誠孝遭喪
水醬不入口及至斷毀疾篤惟不釋衰而絶命其母生時家中一母
雞病不啄粟前歲所生子雞相須不離口含穀物以食之累月母雞死
子雞吁呼躑躅飛翔上下累月而死人以異之以爲公孝感宋允廉撰
碣文曰畜物子母灼有所感云事聞旌閭

○安邊洛山寺在五峯山中上下法堂各八間寮舍七房合七十間賓日
軒四間奉揭 肅廟御製詩高麗僧益莊記畧云襄州東北降仙驛南
里有洛山寺〻之東數里海邊有窟其高可百尺其大可容萬斛之舟其
下海濤常出入世稱觀音大師所住處新羅僧義相欲親覩聖容乃於窟
前石上拜稽精勤至二七日尚未得覩便投身于海〻龍扶出石上觀音大
師即於窟中伸臂授水晶念珠曰我身則未可親覩但從窟上行至雙竹

湧處是我頂上此地可營一殿龍亦獻如意珠及阢玉義相置於生竹處

設殿以龍所獻玉造像安之卽洛山寺也我 太祖定國後春秋遣使設齋仍

為之定規水晶念珠如意珠藏於是寺癸丑天兵瞯入我疆是州於雪岳山

築城守御城陷寺奴取水晶念珠及如意珠埋於地而亡走上告於朝兵退

遣人取之藏於內殿世傳有人到窟前至誠拜稽則青鳥出現明宗祖兵馬

使柳資諒到窟前焚香拜稽則有青鳥含花飛鳴花落於幞頭云我世

祖幸此寺以佛宇陋隘命新之極宏壯睿宗嗣服命臣韓繼禧祇奉香

幣且賜田畓奴婢以供香火 肅宗御製云快登南里洛伽峯風捲纖

雲月色濃欲識圓通大聖理有時青鳥含花逢

○高麗時有陳補闕者行過雉岳兩松栢蔭密水石幽奇心愛之入洞中

有草屋兩三隱映林間一老僧帶兒子坐溪石陳下馬與語氣韻不

凡見一紙扇畫盤松陳取翁書其背云老僧長得蒼髯使何更移
真入扇團僧即和云春風不到蛾眉嶺撲地蛟龍翠作團
○原州縣南道傍有石狀如半破石槽者世傳舊在西川邊就而飲
者無不足焉邑吏憚於往來欲轉置於縣衆共移之俄大雷震石碎
爲三一沉於淵一不知所在一即酒泉石
○杆城縣南有鳴沙細而不雜埃土人馬行其上則有聲戞戞錚錚以手拂
掠亦有聲雨晴日曝內濕外暵其聲尤響若蹂踐數過則聲亦漸凝
嶺東江陵以北往往皆然而高襄杆城之間爲最多
○鬱陵島在海中水路可千里波濤極險或曰羽陵或曰于山方百里
三峯岌嶪海晴則可望山形風便一晝夜可渡云高麗太祖時于山國
使白吉土獻方物毅宗時遣溟洲道監倉使金柔立往視之東北有村

落舊址往往有石佛石塔鉄鍾我 太宗時流民多在島中遣按撫使南灝停島民金九生等七十餘人空其地戮其首逃者康熙十一年壬子嘗將張漢相復通搜討至今營將與越松萬戶間三年交互往來

○寒松亭在江陵歷大洋控平野蒼松白沙帶鋪十里南數里許有茶井石竈石臼即述郎命徒所遊處樂府有寒松亭曲書琴底漂至江南江南人未解其辭高麗光宗朝國人張晉山奉使江南江南問之晉山解之曰月白寒松夜波安鏡浦秋哀鳴來又去有信一沙鷗古老云清夜月白之時常聞笙鶴響于雲表至則無見云耳

○金仁存上琦之子初名縡性明敏少登第直翰林院累轉起居舍人知制誥兵部員外郎遼使孟初至仁存爲接伴嘗一日並轡出郊雪初霽馬蹄觧地作聲初唱云馬蹄踏雪乾雷動仁存即應聲曰旗尾飜風烈火飛

初愕然曰真天才也
○朴遂良號三可撫山朝短喪之制方嚴犯者必死公守廬三年自分嬰
禍 中廟正位旌門以表其孝入鄉賢祠金冲庵薦赴孝廉科不第時授龍宮
縣監拜辭之日 中廟引見曰堯舜之治可復為之乎曰可也 上曰何也對
曰臣居于朝野喜見本草〻之性古之甘者今亦甘古之苦者今亦苦草
之為物至微而其性無分於今古人性豈異於古今哉若以堯舜之治〻
之則其治不難致矣 上嘉歎而遣之及莅官之初見兄弟爭田累日不
決一日合其官人設盛饌時無使客下吏皆恠之酒罷招訟者兄弟上
堂仍設酌曰汝等不知兄弟之重分訟作仇我為地主德化未行使同氣
之間致生爭端我何面目忍為汝倅乎其宴乃此等餞太守而設也因
諭以古今兄弟〻之情諄〻敎勅曰田土易得骨肉難得同是父母

之遺體若手足之左右豈斷一臂以絕愛之重乎因流涕滿觴訟者兄
弟感悟即出毀券相讓公擊節歎賞曰人非堯舜孰能無過過而能改
善莫大焉舉觴相屬至獎甚至訟者兄弟深服其意終身友愛不衰
○江陵有一書生遊學至溟州見良家女姿色頗佳書生以詩挑之女曰
婦人不妄從人待生擢第父母有命則事可諧矣生即歸京師習擧業
女家將納婿女平日臨池養魚魚之聞謦欬必來就食女食魚謂曰吾
養魚久矣宜知我意將帛書投之有大魚躍含書悠然而逝生在京師一日爲父
母俱饌市魚而歸剖之得帛書驚異即持帛書及父母往詣女家婿已
及門生以書示女家父母異之曰此情誠所感非人力所能爲也遣其婿而納
生焉
○世祖大王南巡狩于忠清道幸俗離山福泉寺見慧覺尊者越三日初吉

駐蹕温陽郡之温泉既四日神泉湧溢盈流于庭 上異之命鑿之道然溢出其冷如雪其清如鑑其味甘而淑其性柔而嫩 天顔悦豫卽命頒示扈從宰樞莫不相顧動色以爲昔無而今有湯温而泉冷允爲上瑞八道抗表稱賀

○女妓井在瑞山郡有石泉流出於大路邊涓涓不絶大旱無減本邑爲瑞州時有使星挈一妓往泰安泰安亦有狎妓被妬而逃投此井而死因名曰女妓井其後或逢紅粧被髮女於月下夜而則人多暴死故毁去廢之云又言使命往來時衆妓迎餞別於此井相與環坐調謔粉粧故曰女妓井

○思津德思堂卽城隍神堂前大道能作威禍人過其前者若不下馬馬卽斃大爲行人害進士徐寛適過其前不下馬馬卽斃寛卽令

人以馬皮裹神相而與出之投於淤泥中有傳後至呼痛之聲出于神堂
丁穿哞僧曰我為徐進士所困不可在此願移於林川僧如其言此後
其害永絕

○金鰲詩註長白山之東有布庫哩山其下有池曰布勒瑚里相傳有
三天女曰恩古倫次正古倫次佛古倫浴於池有神鵲啣朱果置季
女衣季女含口中忽已入腹遂有身尋產一男生而能言體貌奇
異及長母告以吞朱果之故因錫之姓為愛新覺羅名之曰布庫
哩雍順與小舠乘之母遂凌空去

○金鰲註丙申春以世祖章皇帝時表章 崇禎末死事諸臣僅
据傳聞未暇遍為搜訪迨久而遺事漸彰明史所載按籍可考若
史可法之力支殘局矢死全忠劉宗周黃道周之蹇諤立朝臨危

授命均足稱一代完人其他或死守城池或身殞行陣與夫俘擒駢僇
視死如歸若而人者皆無愧疾風勁草即自盡以全名節亦並可矜憐
又如福王之倉卒偷安唐桂二王之流離竄迹已不復成其為國而
其臣茹苦相依捨生取義各能忠於所事亦豈可令其湮沒又如戎
太祖薩爾滸之捷明良將若劉綎杜松等皆沒於陣其時抗我顏行
自當猶難至今跡其竭忠效命未嘗不為嘉憫又若明社將移縣承
宗盧象昇之抵拒王師身膏原野周遇吉蔡懋德孫傳庭等以闖獻
蹂躪禦賊之身凜凜猶有生氣總由明政不綱權奸接踵遂致黑白混
淆忠良泯滅無為搤腕不平福王時雖間有追謚之人而去就未公亦無
足為重輕惟以大公至正為衡若錢謙益之自詡清流靦顏降附及金
堡屈大均輩之倖生畏死詭托緇流均屬喪心無恥自當嚴春秋斧

鉞之誅而明季盡節諸臣爲國捐忠宜加優奬准情理而公好惡節以示彰癉而植綱常因命太學士九卿亦集議徵考姓名仍其故官予以謚號一如世祖時例議上與專謚者二十六人通謚忠烈者一百十三人通謚忠節者一百九人通謚烈愍者五百七十六人通謚節愍者八百四十三人並爲節叙事實集爲勝朝殉節諸臣錄刊行以垂不朽誰遠紹祖德而所錄幾多至百倍有若當時留待此日之推行云爾

○有一譯 空手入燕將還對其主顧而泣主顧怪問之對曰渡江時潛挾他人銀事覺俱已並沒于官今空手還無以爲生不如無還拔刀欲自殺主顧驚急抱持奪刀問曰所沒銀幾何曰三千兩主顧慨曰大丈夫行患無身何患無銀今死不還當如妻子何吾貸君萬金五年化貨殖可復得萬金以本銀償我譯既得萬金遂大賈而還當時未有識之者莫不神其才五年

中途巨富乃自削籍譯院不復入燕久之密囑其所親之入燕者曰燕市舊邊

某主顧當問安否須道闔家遘癘死所親以詭譎頻難之譯曰第如其還而

當奉百金既入燕果遇某主顧問譯安否俱對如所囑主顧掩面大慟

泣如雨下曰天乎天乎何降禍善人之家若是之慘耶遂以百金托之曰從

妻子俱亡無主者幸君爲我以五十金具幣設奠以五十金追齋薦福

所親者殊錯愕然業已誤言遂受百金而還其譯家已遘癘沒死無遺

者其人大驚且懼遂以百金爲主顧薦齋終身不復爲燕行曰吾無面目

復見主顧云

○唐城尉洪純彥 明萬曆時以譯官入皇城嘗遊娼館女隨色第價有

千金者洪以千金求薦枕女方二八有殊色對君泣曰奴所以索高價

者誠以天下皆慳男無肯捐千金者祈以免斯須之辱一日再日幸

欲以愚館主一以望天下有義氣人贖奴作箕帚妾奴入娼館五日無
敢以千金來者今日逢幸天下義氣人然公外國人法不當將奴還此身
一染不可再浣洪殊憐之問其所以入娼館者對曰某南京戶部侍郎某女
也家被籍追贓自賣身娼館以贖父死洪大驚曰吾實不識如此今當贖妹價
價幾何女曰二千金洪輸之與訣別女百拜稱恩父而去其後洪復絶不置意
嘗又入中國沿道數訪洪純彥來否及近皇城路左盛設供帳迎謂洪曰今兵
石老爺奉要及至石第石尚書迎拜曰恩夫也公女待翁久遂握手入內室夫人
盛粧拜堂下洪惶恐不知所爲尚書笑曰丈人久忘乃女耶洪始知夫人乃娼
館所贖女也出娼館即歸石星爲繼室比石貴夫人猶手自織錦必自刺報恩
字及洪歸裝送報恩緞及他錦綺金銀不可勝數及壬辰倭亂石在本兵
力主出兵者以石本義州朝鮮人故也

卞承業洛中鉅富也其病也欲閱視貨殖都數聚諸影許帳籍合籌
之共銀五十餘萬其子曰歛散煩久且耗請因而收之承業大恚曰此都城
中萬戶命脈也奈何一朝絶之亟還之承業既老戒其子孫曰吾所事公卿多
獨東國論爲家計者鮮及三世矣國中之爲財者視吾家出入爲高下
是亦國論也不散且及禍故其子孫盡而舉貧窶者承業既老多散之也有
尹映者言道卞承業之富其貨財有自來富甲一國至承業時少衰方
其初起時莫不有命存焉視許生事可異也許生竟不言其名故世無得
以知者云映之言曰許生居墨積洞直抵南山下井上有古杏樹柴扉向樹
而開草屋數間不蔽風雨然許生好讀書妻爲縫刺以糊口一日妻甚飢
泣曰子平生不赴擧讀書何爲許生笑曰吾讀書未熟妻曰不有工乎生曰
工未素學奈何妻曰不有商乎生曰商無本錢奈何其妻恚且罵曰晝夜

讀書只學柰何不工不商何不盜賊許生掩卷起曰惜乎吾讀書本期
十年今七年矣出門而去無相識者直之雲從街問市中人曰漢陽中
誰最富有道卞氏者遂訪其家許生長揖曰吾家貧無有所小試願
從君借萬金卞氏曰諾立與萬金客竟不謝而去子弟賓客視許生
丐者也絲絛穗拔革屨跟顚笠挫袍煤鼻流清涕客旣去皆大驚
曰大人知客乎曰不知也今一朝擲萬金於生平素不知何人而不問其姓
名何也卞氏曰此非爾所知也凡有求於人者必廣張志意先耀信義
然顔色媿屈言辭重複彼客衣屨雖弊辭簡而視傲容無怍色不待物
而自足者也彼其所試術不小吾亦有所試於客不與則已旣與之萬金問
姓名何爲於是許生旣得萬金不復還家以爲安城畿湖之交三南之綰
口遂止居焉棗栗柿梨柑榴橘柚之屬皆以倍直居之許生榷果而國中無

滿於居頃之諸價之獲倍直於許生者反輸十倍許生喟然歎曰以萬金傾
之知国淺深矣以刀鎛布帛綿入濟州盡收馬鬉鬣曰居數年国人不裹
頭矣居頃之網巾價至十倍許生問老篙師曰海外豈有空島可以居者乎
篙師曰有之嘗漂風直西行三日夜泊一空島計在沙門長崎之間花木自
開菓蓏自熟麋鹿成群遊魚不驚許生大喜曰爾能導我富貴共之篙
師從之遂御東風南入其島許生登高而望悵然曰地不滿千里惡能有爲
土肥泉甘只可作富家翁篙師曰島空無人尚誰與居許生曰德者人所歸
也尚恐不德何患無人是時邊山群盜數千州郡發卒逐捕不能得然群
盜亦不敢出剽掠方飢困許生入賊中說其魁首曰千人掠千金所分幾何曰
人一兩耳許生曰爾有妻乎群盜曰無曰爾有田乎群盜笑曰有田有妻何
苦爲盜許生曰審若是也何不娶妻樹屋買牛耕田生無盜賊之名而居有

妻室之樂行無逐捕之患而長享衣食之饒乎群盜曰豈不願如此但無錢耳許生笑曰爾爲盜何患無錢吾能爲汝辦之明日視海上風旗紅者皆錢船也恣汝取去許生約群盜旣去群盜皆笑其狂及明日至海上許生載錢三十萬皆大驚羅拜曰唯將軍令許力負去於是群盜爭負錢人不過百金許生曰爾等力不足以擧百金何能爲盜爾等雖欲爲平民名在賊簿無可往矣吾在此俟汝各持百金去人一婦一牛來群盜曰諾皆散去許生自具二千人一歲之食以待之及群盜至無後者遂俱載入空島許生椎盜而國中無警矣於是伐樹爲屋編竹爲籬地氣旣全百種碩茂不菑不畬一莖九穗留三年之儲餘悉舟載往糶長崎島長崎者日本屬州戶三十一萬方大飢遂賑之獲銀百萬許生嘆曰今吾已小試矣於是悉召男女二千人令之曰吾始與汝等入此島先富之然後別造

文字刜製衣冠也小德傳吾今去矣倪生執匙教以右手一日之長讓之先
食盡焚他船曰莫往則莫來投銀五十萬於海中曰海枯有得者百萬無
所容於國中况小島乎有知書者載與俱出爲絶禍於是遍行
國中賑施貧無告者銀尚餘十萬曰此可以報卞氏往見卞氏曰君記
我乎卞氏驚曰子之容色不少瘳得無敗萬金乎許生笑曰以財粹面君輩
事耳萬金何肥於道哉於是以銀十萬付卞氏曰吾不耐一朝之飢未竟讀
書慙君萬金卞氏大驚起拜辭謝願受什一之利許生大怒曰君何以賈
豎視我拂衣而去卞氏潛踵之望見客向南山下入小屋有老嫗井上澣卞氏
問彼少屋誰家嫗曰許生員宅貧而好讀書一朝出門不返者已五年獨
有妻在祭其去日卞氏始知客乃姓許嘆息而歸明日悉持其銀往遺
之許生辭曰我欲富也棄百萬而取十萬乎吾從今得君而活矣君安

視我許口送粮度身授布一生如此足矣孰肯以財勞身卞氏說許生百端竟不可奈何卞氏自是度許生匱乏之輒身自往遺之許生欣然受之或難則不悅曰君奈何遺我灾也以酒往則益大喜相與酌至醉旣數歲情好日篤嘗從容言五歲中何以致百萬許生曰此易知耳朝鮮舟不通外國車不行域中故百物生乎其中消乎其中夫千金小財也未足以盡物然析而十之百金十亦足以致十物物輕則易轉故一貨雖絀九貨伸之此常外之道小人之賈也夫萬金足以盡物故在車專車在船專船在邑專邑如罔之有罟括物而數之陸之產萬潛停其一水之族萬潛停其一毉之材萬潛停其一一貨潛藏百賈皆涸此賊民之道也後世有司者如有用我道必病其國卞氏曰初子何以知吾出萬金而來吾求也許生曰不必君與我也能有萬金者莫不與也吾自料吾材足以致百萬然命則在天吾何

能知之故能用我者有福者也必富益富天所命也安得不與既得萬金憑其福而行故動輒有成若吾私自與則成敗亦未可知也卞氏曰方今士大夫欲雪南漢之耻此志士益搤腕奮智之秋也以子之才何自苦沉冥而沒世耶許生曰古來沉冥者何限趙聖期(号拙修齋)可使敵國而老死布褐柳馨遠(磻溪居士)足繼軍食而逍遙海曲今之謀國政者可知已吾善賈者也其銀足以市九王之頭然投之海中而來者無所可用故耳卞氏喟然太息而去卞氏本與李政丞浣善李公時為御營大將嘗與言委巷閭閻之中亦有奇才可與共大事者乎卞氏為言許生李公大驚曰奇哉真有是否其名云何卞氏曰小人與居三年竟不識其名李公曰此異人與君俱往夜公屏騶徒獨與卞氏俱步至許生卞氏止公立門外獨先入見許生具道李公所以來者許生若不聞者曰趣解君所佩壺相與歡飲

許氏聞公久露立數言之許生不應既夜深許生曰可召客李公入許生
安坐不起李公無所措躬乃叙述國家所以求賢之意許生拜手曰夜
短語長聽之太遲汝今何官曰大將許生曰然則汝乃國之信臣我當
薦臥龍先生汝能請于　朝三顧草廬乎公低頭良久曰難矣願得
其次許生曰我未學第二義固問之許生曰　明將士以朝鮮有舊恩
其子孫多脫身東來流離惸鰥汝能請于　朝出宗室女遍嫁之奪
李貴金瑬家以處之乎公低頭良久曰難矣許生曰此亦難彼亦難何
事可能有最易者汝能之乎李公曰願聞之許生曰夫欲聲大義於
天下而不先交結天下之豪傑者未之有也欲伐人之國而不先用諜
未有能成者也今滿州遽而主天下自以不親於中國而朝鮮率先他
國而服彼所信也誠能請遣子弟入學遊宦如唐元故事商賈出入

不禁彼必喜其見親而許如選國中之子弟薙髮胡服其君子往赴賓
擧其小人遠商江南覘其虛實結其豪傑天下可圖而國恥可雪若
求朱氏而不得率天下諸侯薦人於天進可為大國師退不失伯舅
之國矣李公憮然曰士大夫皆謹守禮法誰肯薙髮胡服乎許生
大叱曰所謂士大夫是何等也産於彛貊之地自稱曰士大夫豈非騃
乎衣袴純素是有喪之服會撮如錐是南蠻之椎結也何為禮法樊
於期欲報私怨不惜其頭武靈王欲彊其國不恥胡服乃今欲為
大明復讐而猶惜其一髮乃今將馳馬擊劒刺鎗彎弓飛石而不變
其廣袖自以為禮法乎吾始三言汝無一可得而能者自謂信臣信臣固
如是乎是可斬也左右顧索劒欲刺之公大驚而起躍出後牖疾走歸
明日復往已空室而去矣

○趙判書啓遠爲慶尚監司巡到青松驛左有二僧相枕而卧前騶呈呵之不避鞭之不起衆卒歐之莫能動趙亦至停轎問僧何爲僧起坐盈盧睥睨良久曰汝以虐殺趨勢得方伯乃復爾耶趙視僧一赤面而圓一墨面而長語殊不凡乃下轎欲與語僧曰爾徒衛隨我來趙行數里喘息汗流不止顧步趂僧罵曰汝平居衆中嘗大言身被堅執銳當先鋒爲大明復讐雪耻今行數里一步十喘五步三趑尚能馳遼瀋之野乎至一岩下因樹爲屋積薪而覆處其上趙渴求水僧曰此貴人又當餓也出黃精餅以饑之僧松葉和澗水以進趙頻蹙不能飲僧復大罵曰遼野水遠渴當飲馬溲兩僧相持痛哭曰孫老爺孫老爺問趙曰吳三桂起兵滇中江浙騷然汝知之乎曰未之聞也兩僧齊曰身爲方伯天下有如此大事而不聞不知徒大言得官耳趙問僧是何人曰不必問世間亦應有知

我者汝且少坐待我〻當與吾師俱與汝有言而僧俱起入深山岩石日
汲僧久不返趙待僧至夜深草動風鳴有虎鬪報趙公大悲發絕已而
衆明炬燎尋監司而至趙良貝出谷中久之居常悒〻恨于中也後趙問
于石庵先先生曰此似是 明末摠兵官也常斥我以爾汝者何自明其
非東國緇徒也積薪者卧薪之意也哭必呼孫老爺何先生曰似是太
学士孫承宗也承宗書視師山海関而僧似是孫之麾下士也
◎乾隆戊辰漁於漳河因水者腰劍浮水乃發卒數萬塹河傍別䟽
之視河中萬弩俱張其下有塚遂掘得其棺銀海金鳧俱存者晃眼
乃曹操屍也乾隆至閔廟昭烈像前聽其冤而彰之此舉非但雪千古
禰人之憤快破七十二塚之疑
◎長城外白雲塔石龕中有遼時入定僧肉身至今不壞微温柔澤

但瞋目無氣息

○蒙古譯言必闍赤者書生也八合識者師傅也我國內三万下隷稱照羅赤與當因襲高麗之舊麗世多習畏兀語照羅赤者必蒙語也

○看元史自天子名稱殊不類帝恨根讀口外有廣剌元舊也斷碑有歷叙諸元帝功德有曰成吉思者太祖也窩闊台者太宗也薛禪者世祖也完澤者成宗也曲律者武宗也普顏篤者仁宗也格堅者英宗也忽都篤者明宗也亦憐真班者中宗也

○蠻語愛莫離者華語有宿緣也落勿渾者華語沒廉恥也曳落河者蠻語壯士也

○彌串僉使張超日記吳學士達濟尹學士集以丁丑四月十九日被害云故兩家據日記以十九日祭之丁丑乃 皇明崇禎十年而兩學士遇害

於清人之在瀋陽時也洪學士翼漢不載日記則不詳其成仁之日的在何
辰故亦從而學士祭以十九日矣今覧清人所撰皇清開國方畧特書
崇德二年三月甲辰殺朝鮮臣洪翼漢亦以其敗盟搆兵倡議祖明之
罪崇德乃清太宗年號而三月甲辰者之日干為初六日以所謂尋學觀
之吳尹兩學士之遇害亦當同時三月初六日也
○豐潤縣其東北有秦王山唯荊叢生相傳唐太宗爲秦王時登此山
見荊愕然曰此里師受吾句讀時所用扑也下馬拜之荊皆垂首向地
如俯伏狀至今猶然云
○未及遼東有王祥岺踰嶺十餘里有冷井使行時設幕朝飯處也非
石甃乃路傍泉源無科味甚甘冽冬温夏冷每我東使行時泉必湧
湧出而東人去則立渴蓋遼東本朝鮮地故氣類相感而然云

○自伏羲至今乾隆帝正統天子總二百五十名通計呂后武后無統天子自曹魏孫吳南北朝至五季總八十五僭僞帝王自后羿至周弘化帝吳三桂總二百七十春秋之君四百九十有奇

○我東以錢十文爲一戔以十戔爲一兩今中國以百六十分爲一錢十六文爲一陌我俗以戔一文稱一分戔十分爲一戔李炯菴德懋謂其義出衡其度也十釐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錢一文之厚合十釐之積爲一分也十文之積合十分之厚一寸也百文之積厚可一尺也兩則十釐爲一分十分爲一戔十戔爲一兩今錢之名數取兩之名數也然今我錢太小厚薄不倫難以取準矣

○海外記事一卷嶺表頭陀山汕丁康熙甲戌往大越國所録諸事大越國在瓊州南海道萬餘里每朝日有箭鳥泛洋中起繞舡

一西向前飛去舟人曰此神鳥也澤中見諸怪異浪上竪少旗或紅或
黑乍沉乍浮一枝纔過一枝復來續有十數枝舟人曰此名鬼船見則
不利風濤奮發雲霾滚滚有烏龍蛇蜒出船左舟中人急燒硫黃雞
毛雜以穢物揮洒不得近一夕雲陰晦冥星月無光忽有大山從後起光
燭舡上如野燒返照漸與船近舟中人以木扣舷不絶響韻兩更時候當
知舵掛其體舟稍横開始隱不見蓋海鰍鼠黿云既至其国皆裸體
被髮以布縧纏蔽其前推髻茶盞水面蓮花浮動翠葉便翻而無根
無耦其国戰陣皆以象国王出塲演武每以十象爲耦背載丹漆木
鞍三人共一象皆金盔綠襖執金鎗而立其背傳芻爲人列樹臺上
如軍陣狀連響銅鼓齊發大炮諸軍直前驅象群象亦騰踏奮
前則諸軍退避象各以鼻卷取芻人而還国有罪死則縱象抛起數

丈何齒背之洞胸穿腹須臾靡爛訕〻勸除其刑國王俱言本國山
中象成羣要拘生象用西訓牝誘夾之以大纜絆其足於樹間使不
得動飢渴之數日使象奴漸迫近而飲食之少習而牝挾而歸時方早
春平疇綠苗已含穗不糞而一歲三穫云風土氣候常暖陰以長陽
以消鑠故萬物發生於秋冬其作事用夜女慧於男樹多波羅蜜椰
子檳榔山石榴丁香木蘭番茉莉其鄉邑聚落皆茆屋竹籬
厶康熙乙未間我國人逢黑真國人於山海關外與一女同行蓋寧古塔東
北數千里有氷海五年一氷有國曰黑真未嘗通陸前此十餘年黑真一
人忽涉氷來至西崖而不辨是何物細察之則人也遍身蒙獸皮但出
頭面髮鬈如羊邊人生致皇京康熙皇帝招見饋之飰則不知喫唯
喫生魚肉陳列百物於前視其所欲得而牽無所傾引亦女人即欣然

樓抱於是帝命擇配聰慧女子且令伶俐侍女五人並女領還本國給五穀種耕具使教之農後五年其女子復渡氷海而來謝是持大珠如拳葡萄枝貂皮長丈餘以貢女舍国在大海中無君長人長者三丈小不下丈餘惟獵禽獸食生魚蟹珠滿海中光怪不測此載一庵燕行記

○漢制三公月俸三百五十斛自中二千石至百石凡十四等中二千石月俸百八十斛百石月俸十六斛後漢大將軍三公月俸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月俸七十二斛錢九千至百石月俸四斛八斗錢八百晋制品秩第一等一千八百斛後周凡九命三公一萬石至下士一命一百二十五唐制正一品歲七百石錢三萬一千至從九品五十二石錢一千九百七十宋制中十一等宰相樞密使月錢三百千至保章正二千　皇明正一品月米八十七石從九品五石太約校行春秋戰国時卿祿萬鍾見漢制三公

月俸已爲些略者今清制祿州縣養廉又些略於 皇明之制矣
○高麗中書尚書令門下侍中歲米四百石至助教廿石我 朝正一品
歲九十八石紬六疋正布十五疋楮貨十張從九品十二石正布二疋楮貨
一張壬辰亂後一品歲俸六十餘石無紬布楮貨大約制祿非但於前
代之官多冗負故也
○皇明始終有三異事 太祖高皇帝起自比丘 建文皇帝大內老衲 崇禎
皇帝被髮殉社 又王陽明之道學 戚南塘之武略 汪南溟之文章 皆有懼
妻平生畏伏不敢出氣 亦備 皇明三異事
○治水腫方用田螺大蒜車前草和研爲膏作大餅覆臍上水從便出卽愈
○宋孝宗食蟹過多患痢有嚴防禦者用新採藕節研細熱酒調
服卽愈

△楓樹菌食之則笑不可止陶隱居本草注掘地以冷水攪之令濁少頃取飲
謂之地漿可療諸菌毒

△面上水痣俗號武府莫爲治方秋海水洗之消無痕余從兄經源親
伊八九歲時滿面水痣百方無效有僧姓老醫教洗八九月海水數洗之
效鼠乳癖亦海水洗即效

△惡瘡善劇時以柘樹數十條入白滾湯取汁煩湯引飲之時以其水多
飲當有效治瘧取生干一角樓取汁露置一夜日出前東向坐嚥一下癒
試屢效

△壯陽方取秋蜻蜓去頭翅足研細泔米和丸三合能生子一非老人能頻
多姬

△熱河有三十六景康熙遂景置殿閣一日烟波致爽一日芝逕雲堤一日無

暑淸涼一曰近矚山峰一曰水芳巖秀一曰萬壑松風一曰松鶴淸越一曰雲山勝地一曰四面雲山一曰北枕雙峯一曰西嶺晨霞一曰錘峯落照一曰南山積雪一曰梨花伴月一曰曲水荷香一曰風泉淸聽一曰濠濮間想一曰天宇咸暢一曰暖流暄波一曰泉源石壁一曰青楓綠嶼一曰鶯囀喬木一曰香遠益淸一曰金蓮映日一曰遠近泉聲一曰雲帆月舫一曰芳渚臨流一曰雲容水態一曰澄泉遶石一曰澄波疊翠一曰石磯觀魚一曰鏡水雲岑一曰雙湖夾鏡一曰長虹飮練一曰甫田叢樾一曰水流雲在摠名之曰避暑山莊

△諸付中酒石最要者有是名當爲天下絶寶世傳 皇朝天啓中倭攻琉球虜其王琉球太子載其國中世寶將以贖父舟漂到廣州牧使某問舟中有何物太子以酒泉石漫山帳對酒泉石形如瑪瑙中嵌容

一盞以清水貯之即變為美酒漫山帳以海蛛細絲罘罳結造小張則可覆一座大
張可覆一山小而收幅大而蛇虺莫能入牧使請之不許則遂夜率圍船太
子以石帳投之海中牧使盡籍船中所載遂殺太子太子臨死詠詩曰堯語
難分梟賬身臨刑何暇訴蒼昊三良臨穴誰能贖二子乘舟賊不仁
暴骨沙場纏有草魂歸故国吊無親竹西樓下滔滔水遺恨分明咽
春此在李春煥擇里去牧使遭臺參減死長流云
○熱河酒樓繁華不減皇 京壁上多名人書畫流霞亭題功名富貴兩
忘年且盡生前酒一觴觴種好花三百本短籬風雨四時香又單
來樓壁上有題致主初心隨漢唐暮年身計落農桑草烟牛跡西郊路又
臥想亭送夕陽兩詩不知何代誰作而臨風一咏令人感慨
○宋元豐中高麗使朴寅亮至明州象山尉張中以詩送之寅亮荅

序有曰花面艷吹愧隣婦青唇之動柔門陋曲續郢人白雪之音有司劾中小官不當私交外夷神宗問青唇何事皆莫能對乃問趙元老〻〻對曰太平廣記曰有賭鄰夫見婦吹火爲詩云吹火朱唇動添薪玉腕斜遥看煙裡面恰似霧中花其妻告其夫曰君豈不能學耶夫曰君亦吹火我當效之夫乃爲詩云吹火青唇動添薪黑腕斜遥看烟裡面恰似鳩盤荼此出王闢之澠水燕談録云

○秦太史枚乾隆時人字子牙高蹈不羈之士也不樂仕宦放迹山水最工懷古之作其愽浪城詩曰眞人採藥走蓬萊愽浪沙連望海臺九鼎尚沉三尸起六王纔畢一椎來龍怖有氣黃金盡山鬼無聲白璧哀大索十日還撒手如君從古儘奇才觀其詩可占中原士大夫之心矣

○康熙戊午江右女子季文蘭爲胡人所掠賣往瀋陽到榛子店題詩壁上曰

推髻怨情昔日粧征裙掩盡越羅裳爺孃生死知何處痛哭春風上瀋陽下題
奴江右虞尚卿秀才妻也夫被戕今為丰章京所賣將往瀋陽戊午正月廿二
日灑淚拂壁書此惟望天下有心人見此憐之見挹奴年今二十有二後六年
清城府院君金公錫胄使過此店錄之歸後三十餘年老稼齋金昌業又過此
店則壁書墨痕猶有存者後六十餘年朴公趾源又過此店而壁上所題不
可見矣朴峯此詩語之奇豊穎香潛然淚下問㨾子店何處在乎朴曰在山海
關外奇即題一絶曰紅粧朝落鏡黃旗船拍傷心第五橋天下男兒無孟德千
金誰贖蔡文姬

○成化庚子京師有寡婦善女紅少而艾淑機不過四寸諸宦貴家相薦引以
教刺繡見男女輒羞避夜與從教者寢處謹鎖鑰人皆信其以推自防庠生京
不之乃以廠妻治為某近寡至家潛戲其妻夜居之佯如廁生遂入滅燭寡大

呼盧抚其吭殺死之則男子也繫送于官鞫之姓桑名翀年二十四自幼傳是
法同上其獄憲宗以為人妖置諸極典

○羅簡易嘗謂王弇州袖出所著文請教弇州曰有意作者但讀書不多聞見未廣
可取讀昌黎文中蔑獜辭五百遍審識作文蹊逕耳簡易大懟恨深諱見弇州
一事而為文務為艱澀奇崛者學李于鱗于鱗為弇州所畏故欲以此雄壓耳

○許筠之儐朱太史之蕃也問朱嘗見弇州否朱寓於吳已眷汪太倉請益於
弇州公時以南司寇致仕見而諭曰人眼光如星築堂花園聚門徒飲酒賦詩
弇州日飲五六斗不醉有求詩文者令侍婢吹彈而磨墨伸紙如有風雲鬼神
又問弇州有畏憚否朱曰公平生所畏服惟滄溟一人每覓句必先高詠于鱗
塞閔詩曰蒼龍遠掛秦川雨石馬長嘶漢苑風如何不畏

○混淪談神仙傳云劉羅價供進士金可紀為仙云而章孝標贈金可

紀歸新羅詩云登唐科第語唐音望日初生憶故林風高一葉飛魚背湖淨
三山出海心可絶之歸本國明矣續仙傳稱可紀居終南子午谷後三年航
海歸本國後來衣道衣入終南務行陰德唐大中十一年十二月忽上表
言臣奉玉皇詔明年二月二十五日當上昇 玄宗異之賜宮女四人香藥
金絛又遣中使二人伏侍至其日果有五雲鸞鶴笙簫金石羽蓋幡幢滿
空乘鶴而去朝列士庶觀者塡溢山谷莫不瞻視嘆異云
以辛評事慶衍年十二自白川上京道遇 明詔使驛子奪辛所騎辛窘
甚步及詔使晝停諦 天使異其姿貌玉潔指路上長丞曰爾能賦此當畀以
騎辛請韻天使命韻云云辛即對曰楚伯千秋尚有靈渡江無面只存形當年
恨失陰陵道長向行人指去程 天使大驚嗟賞厚餉以文房諸珍此作以無
名氏載錄於 明詩選 先海時參幕官平安兵馬評事時西邊有事九渡晴

川江仍卒于官甚著靈蹟其後數十年辛之友人某遇辛于関西道中辛字呼道故如平昔遂托曰子孫甚貧吾有所遺物而不能傳之寶刀及玉圈一雙在屋樑上家人無知者君幸傳之言此二物當得善價友人大異之歸即語其子孫遂共檢其屋果得刀與玉圈

〇中国曰字入語我東曰語入字故中外之別在此何則因語入字則語自語書自書如讀天字曰漢捺天是字外更有一重難解之譯小兒既不識漢捺爲何語則又安能知天乎鄭玄家婢猶能説詩爲千載佳語然其實中國婦女孺子皆以文字爲言故雖目不識丁而口能吐風經史子集乃其牙頰間恒談也我人初見中国孺子蘭溪呼曲曰水深渡不得大驚以爲中國五歲兒開口能詩此殊不然是乃語也非有意成句也〇老稼齋遊千山有村嫗賣酒問路傍人稀有誰沽飲對曰花香蝶自來無許多轉折而辭意明暢自成韻語此無他因

字入語之妙詮也始知華語非難而未必鄭婢擅雅千古也

山淸脾錄李德懋著云三韓人適踏中土者無如李益齋名齊賢其所遊歷見於詩者若井陘豫讓之橋黃河蜀道峨嵋孔明祠堂函谷關澠池二陵孟津比干墓金山寺焦山多景樓姑蘇臺道場山虎丘寺漂母墓涿郡白溝鄭城章懷王祥碑崤陵長安鄭莊公墓許文貞公墓關龍逢墓望思始武則天陵肅宗陵汾州涇州寶陀窟月支使者獻馬其足跡所到皆偉壯有非東人之所及其詩當爲東方二千年來名家華艷昭雅快脫三韓僻滯之習今世之人甚至有不識益齋之爲李齊賢顧君俠編元百家詩選而高麗人詩無一首與今當時牧庵姚公及閻子靜張養浩輩皆推轂之詩而亦無一首入選是可怪也益齋墓在金川只錦里菴李村全下即益齋舊宅仍其舊宅建書院俎豆之其思歸曰旅秋而鎖青神樹落日雲橫白

帝城其二陵早發曰雲迷柱史燒丹竈雪壓文王避雨陵其舟行峨嵋曰雨催寒櫕歸漁店波送輕鷗近客舟其多景樓曰風鐸夜喧潮入浦烟簾暝立雨侵樓其函谷關曰土囊約住黃河北地軸句連白日中我東詩人用事率皆借用而真能目睹足踏者惟益齋一人

○李益齋字仲思一號櫟翁慶州人十五登第忠宣王在元邸搆萬卷堂不肯東還召益齋置府中與中州趙子昂元復初諸名流唱酬其奉使西蜀降香江南所至題詠膾炙人口及東歸相五王四為冢宰忠宣王之被讒竄吐蕃也萬里奔問忠憤藹然後封金海侯八十一卒謚文忠其詩華艷昭雅快祛東人僻陋之習其路上曰馬上行吟蜀道難今朝始復入秦關碧雲暮隔魚鳧水紅樹朝連鳥鼠山文字剩添千古恨利名誰等一身閑今人最憶安和路竹杖芒鞋日往還

○羅杰字仲思文章魁傑士也還於易平生嗜鍾王書法遇赫蹏片札則輒背
作瘞鶴銘數字而紙不足或點畫拐勒無可施處則運筆歷紙坐席盡黑踏若
戶外有仲與復響必先藏硯俱然後乃方出迎仲與入室必先左右顧盼若覓
紙筆眼中無見然後乃敘寒暄其任真如此與朴趾源甚善朴之入燕也撿匧
中知舊書札詩文藏之得仲思舊為詩行草爛然遂入行橐以示奇貴州奇大
加稱賞曰蒼健沉摯其格力真似老杜云其偶成曰山扉寥廓弃冠巾老去衕
能幽事親階除留待日華靜空外翻過雲片影黃鳥忽來歸綠樹斑花無數
度青春知無一物違吾意不負皇天長育恩又天外錦西山後山近來卜宅不離
閒孤峯晴石依空翠側逕幽花點細斑鳥避誤疑沾雨過蜂窺爭占飯香還
興長日日扶藜杖一望一吟閑綠顏又戰經里盩郡之東久住殊方事盡通
峽曉雲移幽洞翠間曈日陰古城紅晚吳早寢從他好短詠長吟不自擕若遺

淹留無逸興何時得驛旅愁空具不寐曰入夜喜看連峽雲遥空雨殷赤
紛紛對簷獨坐息喧雀支枕作眠逐聚收峯樹溪沙謾欲擬南箕北斗
自成文未憐花處添新病剩得詩如刺繡紋乍枕日昏昏千睡困疲
慕萬事疎慵着不能未卷床書窺紫蠹常餘硯墨飽青蠅客過少
徑虛太易妻對荒畦久欲觸忽得清光看月出錯疑赫日碾空日作貴
卅曰固多名句而間不成律之處蓋吾東音韻或與華音相異故間有不合
於律者
○尚桐國農為人寬厚度量洪大平生未嘗言人過有一人短一足者以為言
農曰若何言人短處宜曰一足長當世以名言稱之相長祥少時詩曰羲皇樂
俗今如掃只在春風盃酒間農覽之而嘆曰余嘗多異生以為終大成何其言
之薄耶卽下筆改之曰羲皇樂俗今猶在看取春風酒盃間四字之間氣像懸

絶宜夫吾之名宦下尚一頭地也

○洪谷判逸童未第時出遊方載渡船有一豪士率奴僕十餘人或挾彈或携鷹架狼犇馬鮮明呵呼而至見洪馬僕盡歐逐下船洪獨乞曰某亦良家子請留一隅屏伏以俟其士登舟奴人各捧饌物而進且啖且叩船吟曰水鳥浮還沒未記其對洪乃躍出曰山雲斷復連士驚曰汝爲何人應聲曰生員洪逸童也士即携手並坐聯句極歡因爲厚交士乃沈善也

鷄山談藪卷之三

○熱河幻戲記曰天下奇伎淫巧雜劇皆輳千秋節待詔熱河日就闕下演較百戲蓋自上世能役使小鬼眩人之目謂之幻也夏之時劉累擾龍以娛孔甲周穆王時有偃師者墨翟君子也能飛木鳶後世如左慈費長房之徒皆挾此術以遊戲人間而燕齊迂怪之士談神仙以誑惑世主者皆幻術當時未之能覺悟者其術出自西域故鳩摩羅什佛圖澄達摩尤其善幻者歟遂記其所覩諸幻將以示吾東之未見此戲者

○幻者盥手帨淨整容四顧鼓掌飜覆遍示衆人乃以左手拇指食指撚摩如丸藥如擦蚤虱忽有微物僅粟子連摩漸大漸如菉豆漸如櫻桃漸如檳榔漸如雞卵則以兩掌疾相摩轉益大益圓微黃淡白如鵝卵大纔過鵝卵其大不漸倏如西瓜幻者跪兕其胸漸作摩團益疾如抱腰鼓臂苦乃

止按置卓上其體亞圓其色正黃其大如盎可盛五斗重不可舉堅不可破也
石非鐵也木亞華也其國名不可名狀無臭無香混沌帝江幻者徐起鼓
掌四顧復按其物柔團温摩物軟手媚軟軟如泥漸縮漸消指顧之間還
入掌裡復以兩指摩摩一彈即無有物
○幻者使人剉紙數卷大桶汲水細注桶中手攪其紙如澣濯衣紙解融渾如
土入水遍招衆人臨視桶中紙水泥濃可爲寒心于時幻者鼓掌一笑捲其臂
袖探桶撈紙兩手汲引如繭抽絲紙乃相紉如初剉時無有續痕雖爲枯之其
廣如席數十百丈盤委地上風動翻颭更視桶中淫清無滓如新汲水
○幻者以水精圓珠二枚置卓上珠化鷄子差少乃持一枚張口納之喉嚥珠大
亦可呑下此出其珠還置卓上復於盆裡出兩鷄子瞑目延頸乃呑一卵如鷄飲
粥如蛇呑蟾作滯項中如復嚶嚶復呑一卵卑梗其喉噎噎吐欲項赤筋立

幻者悔恨如不欲生乃以竹箸捌刺其咽箸折落地無可奈何張口示人喉露
出白扣骨搥項阿塞煩寃小技浮誇嗚呼苑矣幻者默聽若瘖耳朵傾耳乍
爬如有所疑以禁指尖窋其耳孔引出白物果是鷄子于時幻者右手持作適
示衆人納于左目拔出右耳納于右目拔出左耳納于鼻竅拔出腦後項过
一作終循滞在

○幻者以白土一塊画地爲一大圈衆人圍坐圈外幻者于時脫帽解衣以磚鋼
背出光色挿于地上復以竹筋捌刺項上欲破鷄作據地一嘔卵竟不出乃拔
其釼左揮右旋右揮左旋仰空一擲承釼以掌又一高擲張口向天釼頭直落
挿入口中于時衆人変色齊起錯愕無言幻者仰面垂其兩手挺挺久立不
瞬複目直視青天須臾呑釼如倒瓶飲頸腹相應如蟢怵怨釼環掛齒不
沒惟靶幻者四據以柄築地齒環相格閣閣有聲又復起立拳擊柄頭一

手捫腹一手握柄亂攪腹中劍行皮間如筆畫地衆人寒心不忍正視小兒怖
啼宵走頗仆于時幻者鼓掌四顧毅然正立乃徐拔劍致手捧持遍向衆人直
前為壽劍尖血滴燄氣蒸蒸

○幻者剪紙如蝶翅為數十片撩在掌中誘衆中一少兒闊目張口幻者以掌
掩口兒頓足啼哭幻者笑而放手兒且啼且哇絲蛙跳出連吐數十蛙皆跳躍
地上

○幻者淨拭卓面撫拂紅氈鋪卓上四顧鼓掌遍示衆人幻者緩步至卓
前一手托定氈心一手拈起氈角赤色一鳥呼一聲騰向南飛去又一撩揭東
方青鳥向東飛去伸手氈底潛撈一雀色白咮丹兩足爬空握幻者鬚幻
者攬鬚則又啄幻者左目幻者捨鳥摩目鳥向西飛去幻者憤喃又潛手
執一黑雀將以與人失手放之雀墜地宛轉卓下童子爭執雀雀決起向

北飛去幻者復攢撤去毡子無數鸚鴿一時飛起鼓翅盤旋集于室屠
也幻者持少錫瓶右手酌水一椀注于瓶中歃灑瓶口幻者置椀卓上持竹
箸衝瓶底々水滴點滴良久滿瀉如層溜幻者仰吹瓶底滴水即止
幻者向空側覗口中念呪水湧瓶口數尺放瀉滿地幻者唱撥搁執水腰
水中截縮入幻者復持其椀還斟瓶水多少如初而地上水迹如傾盆瓮
也幻者鋪繡氍毹於卓上微揭氍毹一角拈出拳大紫石以刀尖微剌
之承盃石底燒酒細瀉滿盃即止衆人爭出錢沽飲要飲史蒯公則石
流史蒯公要飲佛手露則石流佛手露要飲壯元紅則石流壯元紅不專
一能惟求輒應一縷洌香落胃暈頰連瀉數十盃忽失石所在幻者不
驚不遑遙指白雲曰石歸天上
〇幻者以針一握納口吞之不療不痛言笑平常啜飲畢茶徐起捫腹

乃以紅絲摩細耳孔靜立良久嚏咳數度捏鼻出涕以帨拭鼻細揣鼻竅
若拔鼻毛須臾紅絲必見鼻竅幻者以爪鑷抽其端絲出尺餘忽有一針卧
度鼻竅貫絲綴〻抽絲盡長百十千針皆貫一條或有飯顆黏刺針端
○幻者以銀杏一盤置地上以一大盆覆之向空念呪良久開視覓銀杏盡是
山查復覆其盆向空念呪良久開視不見山查〻盡是菩薩復覆其盆向
空念呪良久開視不見菩薩尽是毋奈〻復覆其盆向空念呪良久開視不見
毋奈尽是念珠旃檀刻成画像布袋一〻含笑箇〻肨腴一串百人無始無
終雖有坊歷遞何數起于是幻者四顧鼓掌〻遍招衆人誇示如術復覆其
盆翻置地上盆下盤上側目喝搬若有所思良久開視無一念珠清水瀲灩
一頭金鯽活潑盆中呷水心泥一躍一泳
○幻者置稻穀四五斗於前兩手爭掬如痔蒭豢須臾尽喫地面如砥于時

幻者擄地吐糠延圍成堆糠盡烟猶籠罩唇齒以手拭髯索水漱口烟竟不
止扣胸摸唇不耐煩燥連飲數椀烟勢彌熾張口一噴赤火塞口以箸挾出
半炭半燒
又幻者以金葫蘆置卓上又出絲銅花船插孔雀羽須臾失金葫蘆所在
幻者指衆中一人曰這在老爺藏奉其人怒形于色曰那得無禮幻者笑
曰真在老爺那負葫蘆在老爺懷中其人大怒口中且罵一振其衣忽自
懷中鏗然墮地一市齊笑其人黙然久之立人背後
又幻者淨拭卓面陳列圖書少炉爇香白琉璃盤盛桃三枚桃皆梡兒大
卓前置碁局及白黑子箇設茵鋪席端方雅魚暫施帷帟於卓須臾撤
之有珠冠荷衣者有霞袂雲履者有衣葉跣足者或對坐攤碁或拄杖倚立
或支頤坐睡皆美髯華彩貌古奇盤中三桃忽連枝帶葉枝頭開花珠冠

者摘花一枝相與咲之出其移種之地又食他桃未半地中桃子已長数尺開
花結子對局者奄然班白俄而皴壹
○幻者置大琉璃鏡于桌上設於立之于是幻者遍招众人開視此鏡重楼複
殿窈窕丹青有大官人手執繩拂循欄徐行佳人美女四々三々或挙宝刀或
奉金壺或吹鳳笙或舞繡毬明璫雲環妝靓無双室中百物種々宝玩真定
世間極富貴者于是众人莫不羨悦耽嗜爭玩忘此為鏡直欲攢入于是幻者
麾众喝退即掩鏡花不令久視幻者闌步四向唱詞又開其鏡招众来視殿閣
寂寞楼榭荒落日月無光何处一女何去有一睡人側臥床上傍無一物以手擽耳
頂門出氣裊裊如烟杳繊未圓形如豪乳鍾道嫁妹鴛鴦娶婦柳電前道蝙蝠艱職来此頂氣騰空
遊霧睡者伸欲舊醒遂寢俄然兩腿化為雙輪兩膊猶然未成于是観者莫不寒心掩鏡背走世界夢
幻本自如此猶於鏡重發炎凉頓殊一切世間種々萬事觀之合於昨宵

今貧俄壯倏老今中說今方死方生何有何無孰真孰假寄語世間善心善男
菩薩兄弟幻男今身泡金電泉結大因緣隨喜誓往願進早是錢貧言
趣進貧為度之退齊拋錢貨流出去之
○幻者納手地底摸出蘋果三枚連帶葉者一枚持向東人請買東人掉
頭不肯再問故性日常以為矢戲人幻者笑而不辨于是衆人爭詰咲之東
人始乃請詰幻者始斬久乃拈出一枚與之東人一嘘即味有矢滿口一市
皆笑蘋果即我國所称沙果中国所称沙果即我国林檎我国古無蘋
果東平尉奉使燕得接枝来還国中始盛而名則訛傳之
○幻者出白色桃子覆示衆人置諸地上而無有物幻者四顧鼓掌示衆持
一楪子覆諸桃上四面唱詞良久開視有栗五尺形如白蘋幻者四顧
鼓掌示衆復以楪子覆桃如初向西側耳唱辭俛首良久開視銀化

為錢脈數亦五

○初者出二金環直卓上遍招衆人視此金環規可三圍無始無終團圓天成初者手是開張兩手各執一環四旋來舞向空飛環以環與環兩環相連持此遍示衆人無縫無隙孰見連時初者手是開張兩手各執一環一離一合一連一斷斷之連連之離之合之

○康衍山莊詩共三十六首皆陋拙無致豈多勉強詠哦以叙暢素抱而群下必蒐羅鮮書以廣箋註如烟波錄箋曰山莊頻避暑靜默廿喧嘩此何足多貴訓釋而為註者引異書統詩倫篇出莊詞禹錫詩絲蘿陰下有山嵐戴叔倫詩芝田來東逕往來頻好遊詩選勝來齊好時清宴賞頻魏徵九成宮醴泉銘皇帝避暑乎九成之宮梁簡文帝仙遊詩避暑高梧側輕風時入襟白居易詩

望春花景暖避暑竹風涼南史沈璘士傳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人以為養身靜默所致皇甫曾詩草長流風棄鶯啼靜默詞何選詩視聽絕喧譁此從𠷔無不解者安用許多箋注帝扇依歌七安用許多出處朱子曰關々睢鳩出在何處可為詩學之大成

○丹青記王維為岐王畫一大石信筆塗抹自有天然之趣王寶愛室之時於眾邑詞獨坐注視作山中想悠然有餘趣數年之後益有精彩一朝大風雨中雷電俱作忽拔石去屋宇俱壞不知所以後見空軸乃知畫石飛去耳憲宗朝高麗遣使言某年月日大雨風中神嵩山上飛一奇石下有王維字印知為中國之物王不敢留遣使奉獻上命群臣以維手蹟校之無毫髮差謬上始知維畫神妙徧索海內藏之宮中地上洒雞狗血壓之恐飛去也以此推之中國

齊諧所記其蹤迷可知中國稱高句麗爲高麗者非矣而高句麗亡於唐高宗永徽中則是京時安得遣使王氏高麗都於松岳之下松岳号神嵩而且將謂王氏高麗則太祖之興國乃在朱梁貞〻明四年後匿宋百餘年矣王維唐明皇時人則先是宋百餘年矣其記石之說本自荒誕而且記尤甚謬此屬亦之王越詩卷事依係爲此說耳

○乾隆萬壽節蒙古來獻盤羊鹿身細尾兩角盤背上有麗文夜則憑角木上以防患狀若猩群行是天塵露相固角上生章或曰羱羊或曰羦羊說文羱大羊而細角陸佃埤雅羱羊似吳羊而大之

○滇黔中有續石藤名羊屁藤取汁膠石山中采亞造墨雖 數十

餘丈聯綴不斷如糊綫緊极然黔人呼黏石膠之
○蠟嘴鳥小於鳩大於鵪鶉灰色而翠羽大嘴如蠟故以名也又名梧
桐鳥能曉人語凡有指使莫不應聲聽命有馴而售于市者
以骰牌三十二箇貯器中以掌摩弄令觀者取牌一箇識其為
某牌然後以其牌與馴鳥者遍以示衆然後還置器中再摩弄
女辭呼鳥取其牌則鳥即就器中以嘴啣其牌飛上又示取視
之果即識其牌也豎五色旗令鳥擷某色旗則亦應聲擷以與
人綫造重簷黄屋車駕象令鳥驅車鳥俛首入象腹下以嘴
銜兩股捆以推之凡搏塵弛財舞帛舞獅悉隨人指揮是
一錯誤者又以綫為小圈閣九重閭閣令鳥入啟中取某物來鳥即
飛乃酒名酓未列置卓上雖不能言語如鸚鵡其巧慧似勝之

役使良久鳥不勝熱張口吐血得汝毛羽無一使吳耗食麻子一粒刑
鳥者無自口中出而與之
○感旧集載清陰先生詩王貽上先塋鄒平張氏江南鎮江省
推官萬鍾之女都察院左都御史張延登之孫 崇禎末先生航
海朝天路出滄州張忠定罷官家食先生因萬鍾得見忠定
一見傾倒爲留六日爲序先生朝天錄一卷貽上謂以習熟先生
者蓋因其妻家也其鈔載先生詩如三秋海山嵐初賓鴈五更天
文一客星橋君已從秦帝斷星槎猶許漢臣通五更殘月水城
頭詠史何人獨艤舟不向東溟覓仙路還依北斗望神州南高北
客笑沙頭回鷗青簾數處舟三兩唱竹枝聯袂過二兩城烟月似揚州
皆貽上所稱清婉可誦者也貽上爲海內詩宗而士大夫於貽上隻字

是言如蔡飯津津乎頗聞故皆淺淸陰姓名然先生亙古大節莫能知焉
是可恨也
○又全韻詩佩文淵鑑二書皆皇 祖敎餘典學之詩屢命詞臣纂
輯諸書刊行古籍甚多書成多冠以二齋之名於論纂有周易折
中詩書春秋傳說彙纂曰講四書五經通鑑解義歷代年表皇輿
表子史精華性理精義朱子全書月令輯要康熙字典音韻闡
微淵鑑古文選歷代賦彙全唐詩四朝詩全金詩詠物詩題畫詩
歷代詩餘詞譜淵鑑類函佩文韻府駢字類編分類字錦書
畫譜廣群芳譜各種無量乙覽並經欽定而資治通鑑綱目皇
祖御批也又以散籍極博浩如淵海命廷臣倣古人左圖右史之義
分類編次合成一書爲編六典三十有二部六千一百有九名之曰古

今圖書集成刻爲銅字擺板印行計一萬卷裝爲五百函徵引
之富卷帙之多考覈之精皆從古所未有也余踐祚之初即命校刊
十三經注疏二十二史繼後刊刻杜祐通典鄭樵通志馬端臨文獻
通考且命開館續修之又因儒臣之請命纂輯周易述義詩義折
中春秋直解三禮注疏又御批通鑑輯覽擇諸批之出自親裁
及曾經改乙者別爲評鑑闡要一書又命纂通鑑綱目三編及明史更
以遼金元三史人地名音譯多訛命廷臣訂改又爲三史國語解以正
其誤而同文韻統則譯音之楷式也若盛京通志西域圖志西域同文志熱河志盤
山志或以闡豐鎬之規或以誌幅圓之廣或以記山川之勝又輯授時通考以課農桑禮器圖式以昭明備
而唐宋文醇詩醇皇清文穎則示學者以矩度余惟不敢仰方皇祖
右文之盛而遵守先昌振興文教崇實黜偃武之思焉

○又惟皇祖天縱多能渾通算法親指授臣工編纂成書總目題

曰曆象考成曰律呂正義曰數理精蘊總名之曰律曆淵源

於以齊七政正五音稽九章燦然大備余於象數之學向未肄業

敢輕言刊纂今續刻之律呂正義儀象考成後編及天文正義

協紀辨方諸書則莊親王及諸臣之諳於算學者所編輯余愧

不能效皇祖之親爲指授也

○癸巳春因儒臣言永樂大典雖間有缺佚而中多世所未見之

書爰簡廷臣皐翰林諸臣校勘命皇太子從領之然大典依韻分

排體例未爲精當而編纂頗有可採凡錄得成部者八十四種又

於各韻散編中纂積成書者二百九十三種復飭各省督撫採訪

遺書共進到者即錄副備輯而原書仍還之藏書家以示公

好之義採購既留命館臣分別應刊應抄及存目三類各撮其書大義
撰爲提要並依經史子集編得名之曰四庫全書其裝帙排函則
按四時之色且倣浙江范氏天一閣藏書之制爲搆文淵文源文津
三閣以貯之書成約得五六萬卷與皇祖纂輯圖書集成之例
雖不盡同而取多用廣宏惠藝苑則仍作皇祖崇文之意云爾
○曩時商船到甕津船中有能詩者以一律呈水使曰故國誰憐
鍾儀廣度殊方遠愧姓名通千秋周顗新亭淚並灑滄溟水不窮
惜未得其全篇而詩人姓名亦不傳
○雍正初勅使書山題浮碧樓曰風物猶依舊山河猶帶羞書山
滿人也忽作思漢語何也
○鄭北窓磏素患清羸朝則必合口正坐待其氣歛日出始啓齒出

氣夜亦危坐端坐達曉不寐非獨修鍊玩心高明殆如雲鶴風韻

○花潭徐敬德字可久母韓氏夢入夫子廟弘治乙酉生於松京禾井里十五受尚書至朞三百塾師不肯授敬德退而精思十五日通之乃知書之可以思得也十八讀大學至致知格物慨然歎曰爲學而不先格物讀書何用於是盡書萬物之名付壁上日以窮格爲事究一物既通然後又究一物方其未窮也臨食忘味終夜不宿或於夢中通之恒坐一室思索太過至於成病雖欲不思不可得也如是六年有以自信然後乃取四書六經性理大全等書讀之與前所得於格致者恍然自契

○牛溪與安習之到花潭有一婢應門曰先生之後丙午七月當病革時令侍者舁出潭上澡浴而還食頃乃卒渾問曰何爲是澡浴乎答曰賢者之卒必須如此乃正終之義也渾與習之相顧咨嗟以爲小婢猶聞典義風

流餘韻信乎其可懲也
○李退溪曰林亨秀奇士也少與余同宿忽蹵余起曰君知世間有快意事乎余曰未也士遂曰我則有之大雪滿山着黑貂裘腰帶白羽長箭臂掛百斤角弓乘鐵驄馬揮鞭馳入澗壑間則長風生谷萬木振動忽有一豕驚起迷路而走輒引滿發矢射殪下馬拔劒屠之斫老櫟燃之長串貫其肉炙之膏血點滴踞床切而啗之以大銀椀滿酌湯酒快飲之至醺然仰視壑雲成雪片片如錦飄洒醉顔此爲快事也余聞之爽然其氣像豪逸至今想像之

○鄭希登兒時受學暮歸忽林中有老嫗呼其兒名迫而觀之顔面之大滿於籬奮身欲敺之其形漸消惟面掛籬上而已

○鄭磏十四隨父入上國有一青衿來願與作詩先唱曰東國真男子即應聲

曰中華美丈夫其人色沮而去遇道士於奉天殿庭道士曰東國亦有道流乎礦即紿曰東國有三神山白日昇天尋常見之道士大驚礦即舉黃庭陰符等經洞陳作仙階梯其人蹜踖辭遁有以五行來問者傍有傭人瞪目熟視問甫知此乎曰粗解遂與論難與之觀天文則日月星辰之運了了焉與之論古今則治亂興亡之跡歷歷焉仍問君抱負如此何為負木樵煐而食力乎答曰僕本蜀人賦命奇薄不如此固已死矣某年則當往某處後仍使行通問書信至其年果徙他處云

○張彥良四五歲時在母膝上以手指雲曰我長當樹如雲旗纛七八歲戲為戰陣狀出號令羣兒莫敢違父嘗往宰相家公隨之其中門外見十餘歲貶甚童子遊走叱之曰汝貶甚不當如是彼童慚愧宰相聞而召見大奇之名以彥良字子彥鎮彌浦起受降亭與天使贈詩有義州鄭制張甲郎身長九尺鬚

眉蒼之句云

○權撥十一性儉雅好讀書自警編近思錄不去懷袖中中宗嘗賞花後苑諸臣盡醉扶携而出有內臣拾得近思小冊 上曰此落自權撥矣命送之婢嘗奉盤而仆羹污衣不形嗔恚

○大提學申光漢叔舟孫成童未知學有老婢譏之公曰今雖未學學則必超乎曹儕兒踢公仆水中曰如君不知書者亦公子耶是必無賜公子也公大慙始折節讀書明年以萬里鷗賦魁禮闈錄勳少時夢彩鳥飛入口中自是才思日進及典文衡又夢彩鳥入口此猶羅含夢含五色鳥之類也

○尚震字起夫官至領議政卜者洪繼寬推震一生吉凶纖毫不差至棄世年月日震固無恚洪異之問其陰德可以延壽者震曰豈有是哉但玉

堂賂[illegible]
監來言于廷啓禮將崔御廚金盞而失之已犯死罪因出給之矣洪曰公之延壽必
以此也後十五年卒
○吏曹判書李後白少時犯路邪宿今製詩之曰遠郊斜日臨西東撲眼
塵沙困北風誤觸牙旌知不恨浪仙從此識韓公方伯歎禮遣之
○甲山府降妖鬼其狀睢盱然錐盡逢騃左捉弼右捉火邑發卒擊鼓以
攘之朴枝華聞之曰不出十年國大亂始於南方後十年壬辰果有倭亂
○右贊成李珥嘉靖丙申生于江陵外家母申氏夢黑龍騰海入寢抱兒
納懷中學語自知文字五歲申夫人疾劇潛禱外王父祠七歲著陳復
昌傳曰使斯人得之異日之患容有極乎九歲慨然慕張公藝九世同
居手畫奉父母兄弟同居之圖十二贊成公疾刺血禱之廟得瘳十三發
解十六丁母夏憂廬墓三年偶閱釋氏書深感長生之說十九入金剛山山

中講言生佛出世忽自念萬法歸一一歸何處遂著自警文反而專精
正學不待師承洞見一原
○車五山天輅字復元父軾學於花潭以文名於世天輅文辭浩汗而
詩尤雄奇滔滔不竆少時見松溪假石作橋有詩曰青山亂高參白石落
眷鞭朱天使之蕃曰是江南才子也雅有風流 朝家極選儐使李月沙
李東岳爲延慰使而幕佐皆名家文筆至平壤朱使臨夕下箕都懷
古五言百韻命趣曉製進時方短夜非一人所能月沙大悶曰唯復元可
以當之天輅曰與非旨酒一盆大屏一坐兼得韓景洪執筆不可月沙
許之設大屏於廳中痛飲數十鍾入屏內韓濩於屏外展十張連幅
大花箋濡筆臨之天輅於屏內以鐵書鎮連扣書案高聲大唱水湧風
發濩之運筆猶未之及暇夜未半而百韻已成矣天輅大呼一聲醉倒

屛風額然一赤身鷄一鳴呼通使進呈朱使卽起秉燭讀未半而所把之扇鼓
碎盡之旣嘉豪愚之奇壯又愛筆法之神妙由是僕重我人朝鮮文章之大著
於中國實蘭陽之力居多

○議政鄭維吉少贅元觀察門文翼獨元不勤讀則撻之元欲撻則走歸家
不還元問今則讀書何如文翼曰惟吉讀書日日不林塘臥房中竊聽之
曰祖父藥酒朝朝猛元喜曰勿慮終當爲大人後登第及拜相又被駁正
每欲退休嘗夢至一亭得夢隨魚鳥入江天之句後買亭東湖一如夢
境仍名夢賚堂曰退休有詩曰白首先朝老判書閑忙隨分宜安居漁
翁解道春江暖未到花時薦鱖魚其後入相夢賚之稱似有徵矣

○月沙謂車五山曰如吾詩何如曰相合之詩如大華峯玉井蓮爛熳輝
日月沙喜曰五山詩何如曰小人之詩如聚鐵百萬斤作一大鎚不論山川

木石馳走亂打無不摧靡然則玉井之蓮亦被其破乎天轄曰無疑矣
○韓濩字景浩號石峯嘗入燕京一閣老掛烏段障子集天下名筆鮮
鼠鬚濱筆浸琉璃椀泥金中濩筆興勃發進執筆攪其金泥中忽揚
筆濺之洒落滿障主人大怒濩曰勿慮也吾亦東方名筆也乃把筆起
立奮迅揮洒真草相雜極其意態洒落金泥皆入點畫之中滿堂觀
者無不吁絕主人大喜設宴厚贈由是名聞中華華人嘗題品曰安平
之筆如九苞鳳雛常有雲霄之夢韓濩之筆如千年老狐能偷造化之
妙 宣廟甚愛濩筆常命書入賞賜甚多遂爲東方名筆
○崔岦字立之號簡易始爲文人不甚奇見知於盧蘇齋以長龍價随
使入朝見詩於禮部仍以文章宗匠自居務爲高簡以壓時輩嘗謁
王元美時在劇務一邊酬客一邊制判十數吏迭題頃刻空岦出其所

著一卷以求教元美披閱一過曰有意於作者之體可喜但讀書不多閱見未博才力不逮須歸讀原道五百遍宜有益豈自謂文章自奉不可草草悵用綺羅月椎一件權石洲問今世詩人先數何人意欲見推也豈頭目久之曰老夫死後未知誰當先之過夷齊廟詩曰只爲三綱當日重非期五等後時除青雲作傳馳文字一味論名見即輕

○工曹判書邊協六歲墮井中攀石不溺至晩見隣人汲水徐曰我是主家兒取大索來一家驚奔悟不爲惧

○宣祖二十五年壬辰三月建元陵有哭聲望祭之官班定忽陵上若有哽咽歔欷聲祭員上下皆聞悚然或日一至或數日一至盡月不止五月倭寇至積柴丁字閣而火之柴盡火自滅如是數賊惧有神引去

○日本卒黑齒〻〻列傳曰黑齒在滄海東渤海外亦曰日本周幽王時桓武

天皇始立國秦始皇時方士徐市請與童男童女五千人入海求三神山
不死藥遂爲黑齒別種齊梁時山城主允恭始稱姓爲藤氏平原氏桓
武子孫爲平氏原氏黑齒三大都其一山城洲最久自允恭以先不可知
其地沃饒據河海之衝街衢通達其二大坂據河阻海雉堞如山因河
爲壕可爲金城湯池昔平秀吉所都其三江戶沃野險阻四塞真天府
之地爲三道之上腴七道六十一州六百十一縣東極陸奧西盡肥前
四千一百五十里南極紀伊北至若狹八百八十里三步爲間六十間爲町
町置吏以町計田一百二十八萬一千九百四十町以出兵其俗信鬼事浮
屠男子削髮婦人委髮男女皆服複匍匐爲恭無拜禮
[illegible]申車錄曰平秀吉尾張州中村鄉人生於嘉靖丙午額寢身短狀如
獼猴生而左手六指及長自截一指賣薪爲生爲關伯信長奴刻已

奉谷信長奇異之積功爲筑前守有明知者弑関伯秀吉殺明知而自
立邦内統一
○甲軍録云壬辰倭兵將帥三十七員甲卒十六萬一千五百葉卒不與
六十六州兵五十餘萬関伯親兵五十餘萬大將百五十員戰馬五萬匹
大銃五千柄斬刀五萬長槍十萬斧刀一萬所帯刀五十萬鳥銃三十萬
三尺長劍人皆自隨西海道九國爲先鋒南海道六國山陽道八國并出
○壬辰四月之戰先是李舜臣刱造龜船其制船上鋪板如龜背上有十
字細路容我人通行餘皆列揷刀錐前作龍頭口爲銃穴後爲龜尾下
有銃穴左右各有銃穴六戰士擢夫藏於其內四面發砲進退縱橫捷速
如飛戰時覆編茅使刀錐不露賊超登則迫于刀錐圍則火砲齊發橫
行賊船中軍不見損而所向披靡至是用龜船突之

○趙重峯嘗遊沃川山寺一日忽通宵悲泣待食進數匙推與四僧曰
明年有倭亂我當擧義今日共此飯者即未同事僧睢之佯應曰諾
後三僧皆與同死其一㸂歃者有脚病不能從每恨不與死

○尹根壽作趙重峯殉義碑門人金籥謀立石恩津縣監李大同備
給買石治石費籥見石工李春福曰聞汝家有石價幾何曰七十疋將欲
何用籥曰將爲先師趙爺立碑紀事春福曰然則豈敢言価即爲治石終始盡
力而竟不受一錢公之義感人者深而春福亦義士也

○火砲匠李長孫創出震天雷之制以大碗口發之能飛至五六百步墜地
良久火自內發最好陷陣而後無用之者矣

○初天兵南下臨津氷泮不可渡柳成龍至金郊見吏民滿野運餉令牛峯縣
令李希遠率其屬數百登山採葛明日會于臨津遂到陣邊與牛峯人

細葛絹爲巨索大數圍長可橫江江南北岸各立兩柱相對其內植豎一橫木引巨索十五條鋪過江面兩頭結橫木江面既濶遠索半沉水不能起乃令千餘人各持短杠二三尺穿葛索極力回轉數周互相撑起排比如櫛於是衆索堅束高起穹窿儼成橋樣刈細柳鋪其上束以覆草加之土唐兵皆喜揚鞭馳馬而過砲車軍器皆從此渡既而渡者益多緩索頻緩近水大軍由淺灘涉而無責焉

○鶴峯金誠一爲兒嬉戲如有不合決然捨去其父奇之曰此兒他日必不俯仰隨世矣嘗與群兒戲一兒失足墜層崖下他兒皆驚散誠一即奔告使及時救活人比之擊甕云

○古叅贊李山甫兒時戲嬉跌足折齒群兒謀歸罪山甫獨曰叔父土亭嘗以不欺見教吾當實對土亭聞而稱嘆指路傍石佛曰此物亦

有父母乎曰天父地母出亭大哥之曰是當作大人君子

○金德齡光州校生有勇力自稱適甲騎馬馳由小窓入一間房即回馬躍出登樓上橫臥而驟由簷而墜入樓竹林有虎以撲頭先射之虎張口齧迅而前德齡挺搶迎之刃出頷下擲着於地虎搖尾不敢動

○五月十三日関王生日大祭廟中若有風雷之異則神至矣己亥始建武安王廟是日天氣清朗午後黑雲四起大風從西北來雷雨并作有頃霽衆喜曰王神下臨矣

○領議政尹斗壽父忭爲刑郎判書許亢受金妄老言壓一良人所生暇十人將爲奴拘囚刑訊忭作一查辨文字值啓覆親奏之 上覧則亦金而放其囚時忭後嬰久無子嘗暮過廣通橋有老翁拜馬前曰賴公德子孫皆護全保此恩刻在心肺癸巳公當生男若禱于檜岩寺

則可以壽富貴多男子矣癸巳斗壽果生〻時有流星入文昌之異

○仁祖朝延興夫人在謫濟州也望絕生還一日有鵲飛到簷前查〻不已如報喜狀夫人嘆曰家破人亡有何喜事而鵲報如是也蓋島中本無鵲而今忽有之人皆異之聚觀咨嗟俄傳 聖朝改玉承旨奉 大妃徽旨為迎夫人來泊朝天館一島歡呼審問鵲所從來舟人皆言船發海南時有鵲飛坐檣竿將近津頭忽然南翔始知其先使而報喜也哉

○李判書睟光字潤卿號芝峯幼詠雪詩曰庭前有月松無影檻外無風竹有聲人謂神童盖文出六經詩學盛唐琉球國使遇於帝京得公詩歸傳其國有趙完璧者隨唐船到交趾〻〻人出公詩示之曰爾知爾國有李芝峯乎

○延平府院君李貴石亭五代孫權夫人夢異人授玉尺曰汝家當有
異兒與尺藏甕中慎勿開竊視之水滿甕白龍蟠其中故及生小字盈
龍字玉汝號默齋
○左議政李延龜字聖徵號月沙石亭五孫甲子生生之日虎伏戶外
既生而去八月能走六歲見公子醉至吟曰金輪踏香草白馬郎醉去
世稱神童八歲題壁上山水畫曰山靄暁不收沉沉隱高樹溪流深
不渡夜來前峯雨乙酉進士庚寅文科壬辰扈駕邢軍門生日賀帖
有蜀縣初辰時維九月轅門晝靜北海之樽常盈幕府秋清庾公
之興不淺之句方天將滿城沓遝往復日夕旁午左右酬應口占立草
無所點撤
○丙子之亂、仁祖將出避南漢　上乘馬出城御乘忽戰掉流汗立

而不前御者加鞭而猶不進不得已攬轡回鞭馬行甚疾後聞胡將孫上必移
行江都已伏兵邀路馬之不前豈非天耶
○我國每年方物進貢名目黃金二百兩白金一千兩白米一萬苞各色細紬
二千疋白苧布三百疋各色細布一萬疋麻布四百疋布一千疋大好紙一千卷
少好紙一千卷水牛角弓面二百部好腰刀二十六把五爪龍文簾幕四張
各樣彩花席　環刀二十把丹木二百斤胡椒十斗茶一千苞豹皮一百
張鹿皮二百張獺皮四百張青鼠皮二百張自己卯秋始貢脈息女初爲汗
妾六后後給羅孫皮牌特氏庚寅秋脈息爲上使因其女減米九千苞歲
脈息特賜田民
○南草始於南蠻於日本戊午年間初來我國張維最先嗜名曰痰破塊
其舅金尚容責於楊前厥後人皆通嗜能降食且解魚肉油膩之毒清

人尤偏嗜使行時私商無數因此失火清人多燒死汗大怒切禁而冒死買賣南草一握百金以此我國銀貨至賤厥後商人以生種遺彼因爲天下通用之物而銀貨不來矣

○林慶業嘗遊大地邊有蛇口含長物而出脫衣投之蛇驚入水數日又含短物而出又解衣投之蛇置物水邊因忽不見乃一短劒也名曰三尺龍泉萬卷書皇天生我意如何山東宰相山西將彼丈夫兮我丈夫

○舊制田品只有上中下所量之尺三等各異八道田品不一非三等所能盡而差科不精故今更分詳田分六等而更定結法直以周尺一等四尺七寸七分五厘爲量尺積一萬尺一等爲一結二等爲八十五負一把三等爲七十負一束七把四等爲五十五卜七把五等爲五十卜六等爲二十五負下三道水田膏腴之地多磽薄之地少京畿黃海道水田磽薄相半而江原咸鏡平安

道水田磽薄之地多在前下三道上中田則皆是水旱勿論禾穀茂盛之
地今則以九等平分及災傷分揀收租不可泥於舊例在前上等田名為
第一等中等田名為第二等其中分一等不中之田或陞或降務要得中
在前下等田內雖無水根地品膏腴水田及　雖注〻水流而本來地品膏
腴之地並一二三等內以相當等施行雖地勢居高沙土相半若引水灌溉
禾穀茂盛水田亦當分揀二三等施行其次以第四等施行其中磽薄
沙石水田與江原兩界等處最下水田無異者五六等施行若川
防灌溉處不在五六等例
〇孝廟六年十二月始行錢初東方未有錢幣只以麤布交易貨賭
大宗始命河崙作楮貨廢不舉　宣祖朝有行錢之議以銅鐵非國
產亦不行　仁祖癸酉從戶判金起宗言命常平倉鑄錢文曰常平

通寶後廷議多岐而罷金堉奉使明朝見其用車與錢甚便於民歸而
爲言及 上庚寅再使燕以先行錢於西路試其便否爲請遂以行資所
餘貿唐錢十五萬分留平壤安州又命訓局鑄錢使徧行列邑而多礙
之至是始通行京外命撰定科條設鋪於畿甸兩西銀一兩直錢六百
米一升直四戔皆隨時低昂京畿大同米一斗代以錢詞訟衙門贖布
以錢爲半各司貢價五分之一及雇役價六兵曹料布三之一皆以錢代
毋使公私錢路流通其毁錢者有罪
○孝宗十年命祭酒宋 詩著四學規制東齋圓點及一年二十
四巡製之規幷罷只依程子改試爲課之義及大典觀奬述條太學官
官教授每四時一巡取講誦十人而小學五人四書五人而或詩賦或文臨
時出題通四時各學講誦四十人製述二十人歲末館官合坐大學取

十六人而小學八人四書八人合製八人並赴生進會試外方講誦製述亦依此例童蒙教官加出四人并前設合八人每二員分差四部三江置分教官以訓童蒙外方訓長使其一鄉公論擇差告官分定於各村以便就學有官顧助守令親考講監司都事教養官巡歷時或製或講有實效者施賞不能者楚撻

△太宗朝放馴象于順川獐島不食水草逢人則蹙洞且隕監司以聞上憐之命養養如初云嗚呼不貴遠物仁愛及物之意可謂兩至矣其視麗朝之使十萬橐馳同日餓死者爲如何哉

△吾東方在三國鼎立時號爲強國唐人謂高麗善守城又謂攻城必取未有如高麗者也到今兵力單弱非但不能乘於人而亦不能自守何也唐太宗時高惠眞以十五萬衆救高麗欲以分之被而軍衆如

玆今三韓一統而當國者每患無兵嗚呼是豈理也哉

〇前朝時紅巾賊十四萬渡鴨綠江直擣松京前鋒與羽騎偕至恭愍避走安東合諸道兵二十萬僅得平定可見高麗兵力猶勝於今日也在平時嶺南軍兵十餘萬而壬辰變初金以防禦使從事官赴嶺南則軍兵潰散無一人在者招撫數日只得數百步卒而已況今國力又非壬辰之比二十萬兵倉卒何以辦出可謂寒心

〇麗朝將帥各有家兵往往有拔扈犯上之變然以之平蕩外寇則亦其力也夫甲兵不祥之器也豈藏於家乎本朝深創於是武將之在都下者不與兵權廩祿亦並減僅一僮一馬者涼薄甚矣是故軍無久領之將將無常隸之軍鍊習不素名面不熟倉卒臨戰欲責其死力謂意稍變其制而弛張之之際亦可矣

○萬曆丁未 朝廷因倭請初遣通信使僉知呂祐吉校理慶暹差上副使佐郎丁好寬差書狀官後以通信爲媾改稱回答使書狀官改稱從事官擧朝爲詩以餞其日所傳誦者尹同知安性詩也詩曰使名回答欲何之今日交隣我未知試到漢江江上望二陵松柏不生枝李相國德馨一聯曰匡子未薾陵寢辱簡書先入犬羊天蓋倭賊發掘 宣靖兩陵爲萬世不忘之讐故也時宰聞之大怍

○壬辰變後得倭頭一級者勿論公私賤許登科或有斬飢民頭紿倭頭以要賞者嶺南有一斬頭及第縣倅設宴以榮之人作詩而嘲之曰飢民頭上桂花浮紅紙牌中怨血流太守慶筵知有酒盡多殘瀝傳咏之

○東方人遇忌辰設齋於僧舍故謂諱日爲僧齋國朝遇先王王妃忌日亦循俗行之至於 中廟朝丙子始罷忌辰齋蓋己卯諸賢之建白也今士大夫

家一從禮文而國家忌辰猶用素饍䟽亦因舊而然也
○我國文體中四書疑體式極是無謂嘗見中朝書籍中有四書疑一篇乃
胡元時湘江鄕試之作也與今科場所作文字如一我國科文蓋倣於此
○太宗大王詠圓扇詩曰風搖倚時思朗月〻輪吟處想淸風自從削竹
成圓扇朗月淸風在手中
○隆慶年中有題詩于濟州亭曰曾見先朝種李辰花開一十二回春詩
題華表千年柱淚灑靑山一掬塵晨曉鐘神動寺烟邊暮睨笛廣陵津
淸秋我柁鷄江去樓上何人識面貞好事者疑爲眞仙之作後遇壬辰
倭變 宣靖陵之以爲靑山一掬之言驗矣
○宣廟丁未六月湖西及嶺南雨雹大如鴨卵屋瓦碎禽獸隕殺草木
咸鏡南道雨雹霜雪日候寒凜如冬又有記宦取人膽之說盛行

白晝城中人不單行傳及方外八道皆然人心洶懼道路阻絶每月後方定十月彗星見於三台之間尾指文昌及北斗野長十餘尺色蒼白逾月始滅明年上昇遐是其驗也

○辛卯年夏三陟襄陽蔚珍等邑有蟻蔽海而出彌滿海岸似戰鬪之狀又京中柳道家庭前五六間黑蟻地遍布或斬頭或斬腰而死者不記其數翌年倭寇至此其兆矣

○　川衛門外有白棗生長可四五寸莖潔白枝葉玲瓏如刻玉極可珎玩即戊申五月　宣祖大王國恤時也

○鬱陵島一名武陵一名羽陵在東海島與蔚珍相對新羅智證王時號于山國降新羅納土貢高麗太祖時島人獻方物我　太宗朝遣按撫使刷出流民空其地壬辰變後人有往見亦被倭焚掠無復人烟

近聞倭占據礒竹島或謂礒竹島即欝陵也

○諫院劇門最好清寒以豹皮一張轉貸於諸司以爲供用之資故世謂司諫院豹皮又新官相會日鵝卵杯行酒乃古事也未知何據也

○朴燁少時與余侄鄭徹友諸少年聚會余家庭中忽見一條熱水自外飛流過屋灑于衣冠衆少年驚怪之必朴叔夜來出門觀之燁立郭外路上撒溺過屋矣燁外家在木川ゝゝ距京二百四十七里八袖飯一笼日晩揮袂而去日未昏而至其行不疾不徐無異於諸路人只聞衣裾隨風有聲而已及治郡邑威甚峻官事立辦所至有能赦

○赴京道路自王京至義州一千一百八十六里自蔡州至皇都二千十二里鴨緑江抵遼東中間曰東八站伯顔洞俗傳元伯顔駐兵之地鳳凰城金石山八渡河皆所經也遼東爲大都會華表柱廣祐寺白塔望京樓在焉

白塔世言蔚遲敬德所築海州衛乃管寧舊居安市城在遼東云而今不詳其處鞍山即唐太宗駐蹕三叉河即遼水三國時爲高句麗之界其西則古遼西郡醫巫閭山即幽州鎮山而蓋亦幽州之域也山上有聖水盆參議賀欽故址存焉山海關爲遼薊咽喉海亭枕其角形勢甚壯永平府漢右平地即李將軍射虎處灤河三水作燕尾形河上有孤竹城々中有夷齊廟玉田古無終地楊雍伯種玉之處薊州古漁陽城外有禄山橋城中有獨樂寺々有八金佛崆峒山軒皇問道之所薊門烟樹爲燕臺八景之一皇城內有紫市乃文丞相死處今國子監所經過賣薪處是也皇城東路有三忠祠三忠謂諸葛武侯岳武穆文丞相也黄金臺在城西邊三十里云

乙度祖小字善來初翼祖與妃皆往江原地洛山觀音窟祝夜夢有衲衣

僧来告曰必生貴子其名善来未幾度祖生以善来為小字以此也及長夢有
告之曰我白龍也今在某處黑龍欲奪我居請必救之度祖覺以爲常不異
之又白龍復来懇請曰公何不以我爲意度祖始異之至期帶弓箭往見
之雲霧晦暝白黑二龍方闘淵中度祖射黑龍一矢而斃後白龍謝曰
以公之德大慶將至子孫度祖嘗在行營有二鵲集營中大樹度祖欲
射去樹幾百步麾下士咸謂未必中遂射之二鵲俱落有大蛇出嚙之寘於
他樹上不自食人皆異之

鄭希良博學能文章治易善數性卓潔寡合登第仕翰林年三十七丁憂
結廬于豐德縣占推步俯察仰觀知時事將亂思欲脫身遺跡有山僧
往来相與謀時時獨登山巖負手徘徊立則垂泣廝僕以爲思其親也五月五日
山僧至希良仍遣僕隸涉遠樵採便與逃去及暮人還求訪追到祖江沙場

則但有喪冠簑杖而已時以為赴水也後十數載慕齋先生為按察止驛樓
壁上題詩云風雨驚前日文明負此時孤筇遊宇宙孀閣并休詩墨跡尚淋
漓先生大驚詢于驛吏對曰俄有雲衲老僧携一笻猶登樓吟眺館人揮之使
退不肯去望見騶幢徐下樓先生知其為希良也急散騎士搜不獲先生
後遊一寺見壁間詩有鳥窺頹院穴僧汲夕陽泉之句亦以為非希良莫能
也然頭顱居止了無報聞猶駱賓王無於唐世也希良娶妻踈棄不見面
其妻老居祭端午以為忌埋委裘以為墳祀之至今云
○長城井邑兩縣之間有蘆山高山中沿溪入山十里許皆蒼壁削立水石清
幽未至三里許舍馬步到其處則北東南皆蒼崖壁立千仞西有石門東壁之
上大溪流下懸瀑二十丈北壁有石磴可以至東壁之上東北巔俱是一巖
其上一石平鋪可坐數百人水流其間玉潔光瑩手弄飛泉以養居北壁

之下面陽燥爽東視瀑布七八十步前臨溪水幽夐窈廓瀟落奇絶不可殫述丹崖翠壁晄然如畫畫中松檜冬夭人跡罕到四面山甚高峻雖冬寒菴前雪先消菴名霞谷云

○江陵地負嶺面海襟袍拱揖平野經其內大瀛環其外風氣甚暖土地沃饒江山絶美海錯又富府內人居櫛比風俗極厚若有京師人至則士子携酒来訪盡境而至村中老人七十以上至百歲者幾數百人孝子節婦旌門相望於閭閻讀書爲儒五百餘人四境之名山勝水絶異之景比比有之非但寒鏡浦流名於世而已真我國之樂土士大夫之當種處也

○趙生完璧者晋州士人也弱冠值丁酉倭變被虜入日本京都即倭皇所居爲倭賊役甚苦思戀鄉土常有逃還之志倭奴輕生重利以商販爲業以舟楫爲鞍馬海外南蠻諸國無遠不到以生曉解文字挈

而發舟自甲辰連歲三往安南國安南去日本海路三萬七千里由薩摩州開洋歷中朝漳州廣東等界抵安南興元縣縣距其國東京東八十里乃其國都也國內中分為二一安南一交趾國互相爭戰未決勝負有文理候鄭勳者以宦官用事年八十居處甚侈地多茅蓋而唯文理候家用瓦瓦縫用油灰以孔雀羽織綃為帳一日文理候招生生至則有高官數十人列坐飲宴聞生為朝鮮人皆厚待之且饋酒食問其被擄之由因倭奴之侵暴貴國俺等亦聞之頗有惆悵之色仍出一卷書示之曰此乃貴國李芝峰詩也（芝峯睟光號詩丁酉奉使中朝與其國使者）爾是高麗人能識李芝峰乎生以鄉生年少被擄又不斥名而稱芝峯故不省芝峰為誰只歎訝久之生閱過其書則多記古今名作無慮累百篇而首題曰朝鮮國使臣李芝峯詩皆以朱墨批點且指其中山出異形饒象骨一聯曰此地有象山所以尤妙相與

稱賞不已既數日儒生等又請致于其家盛酒饌以餉之因言貴國乃禮
義之邦與鄙國體態論備至談間出示一書曰此貴國宰相李芝峰之
作我諸生人〻抄錄而誦之余可觀之生自以朝夕人無意者錄且請紙筆
至傳寫數篇而還舟厥後見學校中諸生果多挾是書者文理俱調生
曰余欲求還本國自此倒還于中朝可以轉解角須留此生欲從其言覔
其國人多詐難信又聞距本國甚遠不果云其國男女皆被髮赤脚無
鞋履雖官貴者亦然長者則漆齒其人多壽有一老人髮白而復黃齒
則如小兒所謂黃髮兒齒者也問其年則百有二十其過百歲者比〻有
之且俗尚讀書鄉閭往〻有學堂誦聲相聞兒童皆誦蒙求及陽節潘
氏論或習詩文其讀字用合口聲與我國字音相近但紙最貴書籍則皆
唐本也且喜習鳥銃小兒亦能解放其地甚煖二三月有西瓜甜瓜等物水

田耕種無時三月間有始耕者有將熟者有方穫者日候晝熱夜凉地雖
濱海産不數果則橘柿子外無他雜果饋以乾柿則不識之唯常嚼檳榔
以青葉同食未知為何物也檳榔樹高數丈聳直如竹有節葉似芭蕉木
花樹甚高大田頭在處有之花大如灼葉績而作布甚堅韌柔則無耕治
田種之如來麥摘而詞蚕綿饒無貴賤皆服之渴則喫蔗草飯則便取
充腸常飲燒酒用沉香屑作膏塗身面有水牛形如野猪色蒼黑人家畜
養作耕或為食以日氣熱故晝則牛盡入水日沒後方出其角甚大即今黑
角傳奴貿取以來象則惟老撾地方出焉謂之象山有德象其牙最長幾
五六尺國王畜象至七十頭出則騎象象有拜跪如人者孔雀鸚鵡白雉鷓鴣
胡椒亦多産鳥生亦音隨沙呂宋國國在西南海中土多寶貨人皆犯髮為
僧琉球地方甚少其人皆偏習書中不習劍銃諸技距薩摩約三百里有

硫黄山遠望山色皆黄五六月常有烟焔在日本時見京都有徐福祠徐福之裔主之學浮屠法有食邑不預国政且倭人最重我國書籍多賫藏蛮南人亦以重貨求之生又言海水西高東下距廣東七十里海中有雞籠山山極峻高地皆淺灘雞籠山之東水折而東走舟行甚艱必由山内以過不然則漂流至東海乃止蓋水勢悍急如此自日本晝夜行四十日或五六十日始達安南還時則順流十五晝夜可抵日本矣大海中舟行以風便故每三四五月可行六月以後不得行舟又倭船亦不能駕大海以白金八十兩購唐船〻中人共一百八十餘名而唐人之慣習海程者爲船主用指南針以定東西又用繩索垂下鈎出水底土以其色辨方位遠近其所見奇怪之事甚多而海中遊龍尋常出没一日數十步外有蒼龍奄至舟人失色俄而黑霧漲空有五色虹覆之而雹交下波濤騰湧如沸舟上下震蕩幾

覆如是者三四蓋龍奮迅欲升空而未能故也舟人每遇龍則輒爇硫黃及鷄
毛龍惡其臭避去是日蒼卒取數十活鷄投火燒之龍又將逼舟舟人計沒
奈何以鳥銃砲數十一時齊發龍忽沒水去遂得脫云生至丁未年回答使呂
祐吉等入往時衰告主倭得還本土其老母及妻俱無恙亦異事也夫安南
去我國累萬里自古不通況海道之窅遠乎生由東海抵交南歷風濤之險行
蠻陌之鄉冒萬死得一生以至全還乃前古所未有者也孔子曰言忠信行篤
敬雖蠻陌之方行矣若生者庶幾近之矣且生名為完璧可謂不負其名
者也

凡遼東之守衛皆我國人居之然其人能習我國言語蓋不忘本也寧遠伯李
成樑鐵嶺衛人而世為名將其子李提督如松以大將東征首拔平壤城陵勦
倭賊嘗因接見自言曰俺祖世本貴國人俺出來時俺父教之俺何敢不力於

貴國事乎其無隱如此李成樑之先本我國江界人云

○郭再祐玄風人世襲牧使越之子也有氣節年四十倜儻不羈壬辰倭變聚其家奴及鄉兵奮義討賊盡散家財以供軍資把截洛江斬馘甚多賊畏之號紅衣將軍及賊退曰蒼猫所以捕鼠今賊已平余無所事可以去矣遂學方術入山絶穀或經年而不食身輕體健唯日食松花一小匙而已蓋深嚥氣之法者也

○李漢陰德馨爲李提督接伴使天將聽賊詐和未免逗遛致誤機事一日提督出示赤壁圖漢陰作詩曰勝敗分明一局碁兵家最忌是逗遛須知赤壁無前績只在將軍決策時語有規諷天將頷之

○麗朝掌令徐甄自革命後居衿川不仕有詩曰千載神都隔杳茫忠良濟濟佐明王統三爲一功安在却恨前朝業不長臺諫欲罪之太祖曰甄臣

高麗作詩思之是夷齊之流可貴不可罪嗚呼此眞聖主之言與天地同其大哉

○朴彭年字仁叟順天人也世宗朝登第與成三問當任集賢殿見重於上世祖受禪之日臨慶會樓池欲自隕三問固止之丙子與三問及三問之父勝武人俞應孚文官河緯地李塏柳誠源曾山之舅權自愼等謀復上王事覺與第六弟及子憲皆死妻爲官婢守節終身公性沉潛寡黙以小學律身終日端坐衣冠不去令人起敬文章沖澹筆跡侔鍾王云世祖爲議政宴於府中公有詩云廟堂深處動哀絲萬事如今摠不知柳綠東風吹細細花明春日正遲遲先生舊業抽金匱聖主鴻恩倒玉卮不樂何爲長不樂賡歌遂賦太平詩世祖嘆賞懸板府中云

○成三問字謹甫昌寧人世宗丁卯科重試壯元長侍經筵啓沃居多世宗末年累有溫泉之行常令公及朴彭年申叔舟李塏崔恒等便服在駕後以備顧

問一時榮之丙子與父勝及朴彭年諸人謀復魯山及事覺世祖問曰汝不食
我之祿耶食祿而背之反覆人也公曰我實不食祿如不信籍我家㐲而計之
也旣死籍其家果然公被鞫時申叔舟在上前成三問叱之曰始與汝在集賢
殿時世宗日抱王孫步出庭中逍遙散步謂諸儒臣曰寡人千秋萬歲之後汝
等須念此兒也言猶在耳汝獨忘之乎我不意汝之惡至於此極也其後更問時
上令叔舟避之王問車載出門顏色不變顧左右曰若輩佐賢主致太平三問
歸見故主於地下矣謂監刑官曰此何事也
○李塏字伯高韓山人牧隱之曾孫而種善之孫也生而能文有祖父風世宗
朝登第丙子之變與謀而死方車載有詩曰禹鼎重時生亦大鴻毛輕處死亦
榮明發不寐出門去顯陵松栢夢中青
河緯地字仲章善山人也世宗朝壯元爲人沉靜寡默口無擇言恭而有禮過

闕必下馬雖雨潦未嘗避路嘗在集賢殿侍經筵多所裨益魯山初即位八公
子強盛人心洶洶朴彭年嘗借簑衣於公公以詩答寄之男兒得失古猶今頭
上分明白日臨持贈簑衣應有意五湖烟雨好相尋盖傷時也及金宗瑞等見
殺公盡賣朝服以前司諫退居善山世宗白上王以左司諫召不起及世祖受
禪教書請致甚勤拜禮曹參判甚罷辛公構上王年富而遜位恥食祿自參判
以後祿俸別貯一室而不食丙子之變與成三問等同日死世宗養育人才至
文宗方盛當時論人才推公爲首云
○柳誠源字太初世宗朝登第世祖殺金宗瑞等百官請魯山宜褒世祖之功
比周公令集賢殿草褒功教書集賢殿員皆亡去獨公見住迫脅製進既還家
痛哭家人莫知其故丙子之變聞三問不被逮與妻酌酒訣上祠堂妻怪久不
下來往視拔佩刀自到於祠堂前救之已無及俄而吏來取尸去磔之

ㅿ俞應孚武人也善射好勇超越人家墻居世宗文宗皆重之位至二品丙子
之變與成勝為別雲釰欲耴事而中沮及事發世祖問汝欲何為公曰當請宴
日吾欲以一釰廢足下復旧主不幸為奸人所發耳第足下速殺我顧謂三問
等曰人謂書生不可與謀事果然向者欲拔吾釰汝輩固止之曰非萬全計也
以致今日之禍汝等人而無謀何異畜生白上曰如欲問情外事問彼豎儒即
閉口不言上愈怒命施烙刑油火并熱皮肉盡爛而顏色不變徐待鐵冷取鐵
投地曰更使灼熱來終不服而死公性至孝凡可慰母心者無所不至家無甔
石之儲而奉母之具未嘗不足贍公身長過人容皃吅壯清白無比而身為宰
相以苫席遮庇食無一肉時時糧絶妻子怨苦死之日妻哭曰生無所庇死得
大禍曾為咸鏡節度使有詩曰駿馬三千嘶柳下良鷹三百坐樓前亦可見其
氣象云

○金省庵孝元宰三陟以安民祛弊為先務邑有金釵一股傳自羅代百般封緘藏諸城隍祠居民信奉之如神明凡村閭大小事必先告然後乃行故巫覡日婆娑其下惑世滋甚公慨然有掃清之意擇良日備祭需招士子稍强者若干人躬詣淫祠撞破釵股投諸火中一鄉少長奔呼驚動公毅然不動洒掃堂宇書置城隍位板于其中整冠服而親祭焉觀瞻悚然莫不嘆服三陟在嶺海間最為荒僻俗喜鬼民朴而難治公一新舊制賦稅徭役亦為定式擇士子之可教者授以詩禮使之循行莫不蔚然丕變至今稱為文獻盖自公始也

○南原有一常民性素癡騃惑於左敎積累高曾之業盡歸事佛只餘數頃之田而又緣求福舍施於萬福寺先僧以後言為疑則至成永放之券以表其誠自後無以糊口竟不免飢死只有伶丁一孤兒行乞道路上將朝夕填壑不得已具狀呈于本府以冀還推則本官取考文券退黜又呈于方伯則方伯亦如

是屢訟而屢黜呼訴無处只待死日適聞新按察白麓辛公應時仁於孤獨明
於聽斷到界之日匍匐往訴則手批狀尾曰舍施田土本爲求福而身既餓死
子又行乞佛之无灵據此可知還田于主权福于佛其子籍此還推得以全軀
命後祖業一道稱快至今傳説

◎濟州風土別是一區氣候冬或温夏或凉變着無恒風氣似暄而
着人甚尖利衣食雖節故易於生疾雲霧恒陰翳少開霽盲風怪
雨發作無時蒸濕沸鬱地多虫類蠅蚊尤甚蜈蚣蟻蚓等物皆經冬不
死人居皆茅茨不編鋪積屋上以長木橫結壓之瓦屋絶少如両班[illegible]皆
茅蓋村屋之制隔廣各楝不相連屬雖品官人外無温堗堀地爲坎
塡之以石其上以土泥之如堗状既乾寢處其上人多風濕喘咳之疾緣此
○也俗常祠鬼男巫甚多俗甚忌蛇奉以爲神見卽呪酒不敢驅殺土人

語音細高如針刺買而不載有臼無舂擣衣無砧以手敲打冶鑪無
踏以手鼓橐僧徒皆畜妻村居頭如木石三邑地皆漢拏山之麓崎嶇
磽确無牛而耕者地似平曠而雖遠望以凹隆故也山峯之頂必凹如鑊陷成泥
泥淹峯峯皆然故謂之頭無岳若登漢拏絶頂四顧滄溟俯覘南極老人指點
月出無等諸山可盡奇青州邑泉井絶少村民或汲水於五里則謂之近
水或有終日一汲二汲而多鹹泉地無狐兔虎熊而多獐鹿猪有雉烏鳩
雀而无鸛鵲最多蕺蕨而無人蔘當歸桔梗有藿牛毛青角而無海衣甘苔
黄角魚有生鰒烏賊玉頭刀魚古刀魚鯊魚而無絡蹄牡蠣蛤蜊蝦青魚銀
魚石首等雜種不產沙瓷陶瓷鍮鐵而稻絶少牛畜甚多每不過三四丁鹽
則貿用於珍島海南等處故民間極貴梨棗柿栗絶稀間有而全惡松木亦稀
惟香蕈五味子橘柚梔子榧子無患子山柚子二年木無灰木鸚鵡螺椰

子加時栗赤栗良馬等可許也橘柚有九種金橘乳柑洞庭橘青橘山橘柑子柚子唐柚子倭橘而凡其枝葉大同小異四時長綠樹高不過丈餘而大者盛如柱喜叢生相糾如龍真奇觀也金橘九月熟乳柑實差大而滯甘洞庭差小而味爽後味稍勝二種皆十月晦時熟青橘秋冬極酸不可食經冬到二三月酸甜适中五六月舊實爛黃新實青嫩同在一枝甚奇絕此時旧實味甘如蜜和于醋至七月則實中之核皆化為水味仍甘至八月九月至冬實還青核更成味極酸與新實無異方其酸時人賤之不食山橘實小子如柚而味甘唐柚子實大如木瓜可容一升餘而味及柚子巨實懸乘黃爛可珍倭橘實大次於唐柚味又不及斯為最下柑子柚子人皆知之不須評論也